論　著

國民黨走向家庭：婦女之家的社會服務(1956-1998)*

游　鑑　明**

摘　要

婦女之家隸屬國民黨婦工會，不免也宣揚黨國政策，不過，該機構除了提供女性學習與活動的場域，主要目的在服務貧困婦女與兒童，不僅對婦幼醫療保健、社會救濟、家政指導等做出很大貢獻，也在無形中促進族群與階級的交融，這是臺灣戰後最早為照顧婦女而設置的「家」。

* 本文原以〈一個被遺忘的婦女組織：婦女之家(1956-1998)〉為題，於 2015 年 10 月 22 日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演講會，特此感謝評論人陳立文、劉士永兩位教授、近史所同仁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建議，讓拙文更臻完美。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可惜的是，研究臺灣史學者並沒有注意該機構在歷史上的位置，而婦運研究者關心的是，與推動女性權益有關的婦女機構，導致婦女之家長期消音。本計畫擬還原婦女之家的樣貌，探究該機構成立的過程、經費來源、活動情形，更重要的是，瞭解婦女之家如何在婦工會指導下，從保健室走向家庭、社區，改變女性的身體觀與家庭生活。

關鍵詞：國民黨、婦工會、婦女之家、社會服務

從 1950 年代迄今的中央婦女工作會（以下簡稱婦工會）、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以下簡稱婦聯會）、臺灣省婦女會（以下簡稱婦女會）、臺北基督教女青年會（以下簡稱女青年會）、婦女新知協會、女性權益促進會或臺灣女性學學會等婦女組織或機構，對婦女工作、婦女福利或婦女權益有不小貢獻，研究臺灣婦運史的人對這些機構耳熟能詳，而對成立於 1956 年、終止在 1998 年的婦女之家，則沒有太多記憶。

婦女之家之所以不受注意，一則是婦女之家不是獨立的組織，是附屬在國民黨婦工會之下的婦女部門，二則是在一黨獨大以及黨務工作一統化的時代，做為全國婦女工作總樞紐的婦工會，負責指導全國各級婦女工作組推行黨的婦女工作，因此，婦女之家的活動或是與其他單位合作的業務，均由婦工會規畫、指導，且都記錄在婦工會的歷年年度報告中，即使報刊媒體有零星報導，多引用婦工會所提供的資料。[1]

[1] 婦工會組織編制層次分明，中央設有正、副主任，負責推進工作，下

就因爲婦女之家的資料主要集中在婦工會的檔案與出版品中，其他相關機構的檔案不是付諸闕如、便是不曾記錄，研究者不容易發現這段歷史。

一般人多半把出自國民黨的產物，視爲政黨的傳聲筒，但就國民黨的婦女組織來說，自該黨設置婦女組織以來，除呼應國民黨政策外，也關注政黨以外的事情。[2] 即連國民黨創辦的婦女刊物，也有其獨特的一面，以婦工會出版的《婦友》月刊爲例，宣傳政黨政策固然是該刊的宗旨，但有的內容卻試圖回歸婦女問題。[3] 就國民黨婦女組織和出版品的發展軌跡，該黨的產物顯然不完全以黨的政策爲唯一，因此，當我從《婦友》閱讀到「婦女之家」時，不但激發我研究的興趣，更想進一步觀察這個隸屬婦工會的部門，是否也有獨立運作的空間？此外，婦女之家的工作人員走向家庭而爲婦女服務，她們是如何跨越族群與階級界限和普羅女性建立關

有祕書、專門委員和幹事等，並設有5室，掌管總務、組訓、服務、研究及宣傳等業務。其下則以四大部門向全島不同階層的婦女推動工作，一是屬地方範圍者，於省市縣級黨部設婦女工作組（以下簡稱婦工組）、區級黨部設婦工幹事；二是屬產職業範圍者，於糖業、電信、石油、機械、鋁業、紡織、郵政、電信、公路、鐵路等機構的省級黨部或支部設婦工組；三是屬知識青年範圍者，於各大專院校設青年黨部婦工組和女青年聯誼會；四是屬前線範圍者，於金門、連江等縣設婦工組和婦女幹事。游鑑明，〈臺灣地區的婦運〉，收入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472。

2 雖然洪宜嫃認為1924到1949年間國民黨的婦女工作，很難擺脫政治傾向，但在她的書中，可以看到跳脫政治、關注婦女的一面。例如，中日戰爭時期，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婦女指導委員會的生活指導組曾設置通信網，讓婦女能與軍中的丈夫聯繫。洪宜嫃，《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1924-1949)》（臺北：國史館，2010），頁329、374。

3 詳見游鑑明，〈是為黨國抑或是婦女？1950年代的《婦友》月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9（2011年12月），頁75-130。

係、取得信任？從性別權力關係來看，婦女之家帶來何種意涵？再者，相較於國民黨歷來的婦女組織，婦女之家是否有不同之處？基於上述思考方向，本文首先分析婦女之家的性質與經費來源，其次，根據該組織的重要活動，分成三個軸線進行探究：婦幼醫療保健、社會救濟事業與生活知能建構。必須說明的是，婦女之家在其他縣市設有分部，限於資料，本文只討論婦女之家總部；再者，本文引用的檔案資料，不時出現當時受婦女之家惠澤的貧困婦女及她家人的全名，爲保護個人隱私，此處只呈現姓氏，名字則以○或○○標示。

一、婦女之家的成立與經費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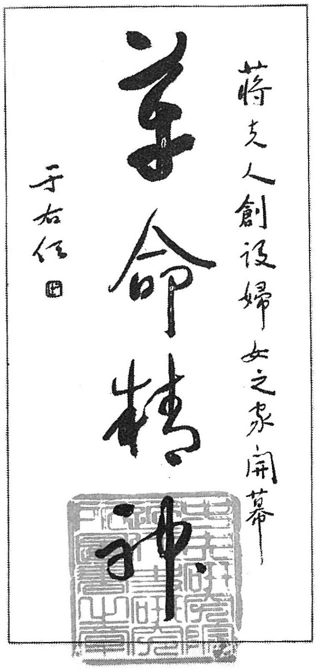
任何組織的產生有它的背景與目的，同樣的，婦女之家的設置有特定的意義，特別是當時與國民黨有關的婦女組織還包括婦聯會、婦工會、婦女會，婦女之家在這些組織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而一個部門的產生必須有經費配合，婦女機構的經費向來捉襟見肘，婦女之家是否有特別預算？

（一）婦女之家的成立與性質

1953 年 12 月 16 日，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指導會議（以下簡稱「婦指會」）的第一次臨時會議中，該會指導長宋美齡特別提出設置婦女之家的指示，因爲婦指會是決策機構，不負責行政，由其下的執行機構中央婦女工作會（以下簡稱婦工會），負責執行婦工決策及指導會議的決議，於

是婦指會將婦女之家歸隸婦工會。[4] 在婦女之家尚未成立前，婦指會的每次會議都對婦女之家的名稱、設置地點和工作內容等做各種討論，皮以書建議把婦女之家改爲婦女黨員之家，羅衡則認爲仍應稱婦女之家，不可改爲婦女黨員之家，最後還是以「婦女之家」爲名，並於 1956 年 1 月 14 日正式成立並開幕服務。[5] 婦女之家究竟是怎樣的部門？顧名思義，它是以婦女爲中心的「家」，而英文名稱“Chinese Women's Club”，又說明該機構具有社交性質。宋美齡在婦女之家致詞時說到：

圖一：于右任題詞「革命精神」



資料來源：中國國民黨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女之家業務概況》(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婦女工作會，1956 年 6 月)，扉頁。

---

4 〈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幹部委員會議第一次臨時會議紀錄〉手抄本，1953 年 12 月 16 日；游鑑明，〈臺灣地區的婦運〉，頁 472。

5 有關討論請詳〈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幹事委員談話會紀錄〉，1954 年 11 月 9 日；〈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十七次幹事委員會議紀錄〉，1955 年 3 月 23 日；〈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廿一次幹事委員／第八次委員聯席會議紀錄〉，1955 年 9 月 16 日；〈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廿二次幹事委員會議紀錄〉，1955 年 10 月 27 日；〈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廿二次幹事委員會議紀錄〉，1955 年 10 月 27 日。

> 各位姊妹們，我自美國歸來，早想請各位來聚，因為沒有適當的地點，所以一直耽誤到今天，今天恰逢「婦女之家」開幕，又正值四十五年的新春，今天的聚會，當更具深遠的意義，……「婦女之家」是婦女界大家的家，我也同時要向各位道喜，「婦女之家」是屬於你們各位大家的，今後，你們無論是服務開會或宴客聚餐，都可以到這兒來，……有人問我「婦女之家」，婦女們的先生能不能來？我的回答是：「不但是你們的先生，連你們的老人家，和你們的小孩子都能來」。[6]

婦工會的說法則是婦女之家「乃是一個『大我』的家，是支持『小我』的家的一個堡壘」、「不但希望幫忙沒有家庭的婦女，爲解決困難，而且更幫忙有家的婦女，促進她們的家庭幸福，在這個大家庭裡，獲得她們小家庭裡缺乏所需要的一切」。[7] 換言之，在缺乏婦女活動場所的 1950 年代，婦女之家既是婦女團體集會的重心，也是發展服務婦女的樞紐。

透過婦女之家的內、外部結構與各種設施的用途，可進一步認識該部門的性質。婦女之家設在臺北市青島東路 9 號，原裝甲軍官俱樂部舊址。筆名「慷儂」描述，在這一幢淡綠灰色牆的建築物裡，除了有宋美齡的休息室和一間小辦公室之外，婦幼保健室、實踐室是婦女之家主要的服務部門，其中婦幼保健室設有診治室和檢查室，專爲女性和兒童健康服務；實踐室則是提供婦女工作活動的場所，該室右邊

---

6 慷儂，〈「婦女之家」服務部開幕紀盛〉，《婦友》，期 17（1956 年 2 月 10 日），頁 6。

7 《自由中國的婦女》（臺北：婦友社，1957 年三版），頁 31-33。

有監察院院長于右任親題的「革命精神」四個字，室內正中懸掛著宋美齡親題的「實踐室」橫額，面對橫額嵌著一塊金字的大理石碑，是中央婦女工作會主任錢劍秋題書的「實踐室」創建始末紀事。在實踐室裡，婦女界不但可進行工作，舉辦社交、聯誼等活動，還能參加手工藝、國語識字等各種補習項目。婦女之家還有會客室、康樂室、大禮堂、書報閱覽室等設備，較特別的是，大禮堂內部寬敞，可容納五百多席次，兼具餐廳功能，經常是各界喜慶宴會的禮堂。至於迎門過道的裡面，則陳列著各種土產和婦女手工藝品，婦女們

圖二：婦女之家服務部

資料來源：《婦友》，期 18（1956 年 3 月 10 日），內頁。

的手工藝品都可在這裡寄售，因為價格比市價便宜，銷路很好，也吸引許多來訪的外賓選買。[8]

從婦女之家的空間使用看來，似乎能容納不少活動，但事實上，婦女之家開幕後就有場地不敷使用的隱憂。婦工會曾與國防部多次交涉，希望該部能讓給鄰近婦女之家的眷屬宿舍；直到 1958 年，由婦工會補助 50,000 元給陸軍總部，做為該部籌建軍眷房舍的經費，婦女之家的空間問題才得以解決。[9] 婦工會之所以積極增取婦女之家服務部屋舍的擴建，主要是該部服務對象不斷增加，因此，徵得軍眷宿舍兩棟後，婦工會立即進行修繕，並於 1959 年 9 月完工。[10] 1985 年，婦女之家的禮堂等建築因陳舊危險而被迫拆除，導致服務部的空間更加狹小，婦工會的年度報告曾無奈地指出：「以目前的工作條件，實難臻理想，殷望婦女之家之工作條件早日獲得支援與改善，俾能繼續擴展工作」。[11] 1993 年度，婦工會更以婦女之家場地狹窄老舊，提出成立全國性婦女活動中心的建議：

> 婦女佔人口之半，婦女問題日益繁複，婦女自我學習、成長、突破之需求日切，本會各項研習活動礙於婦女之家場地之狹窄老舊，建請早日改建成立全國性婦女活動中心，以廣伸觸角，加強推動婦女服務工作。[12]

---

8 慷儂，〈「婦女之家」服務部開幕紀盛〉，頁 6。

9 〈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廿九次幹事委員會議紀錄〉手抄本，1957 年 2 月 27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1；〈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卅六次幹事委員及第十六次委員聯席會議記錄〉，1958 年 10 月 18 日。

10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九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1。

11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七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6。

12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八十二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且不論婦女之家的空間問題，婦女之家除提供大眾社交之外，重要的是服務婦女，而該部門的服務項目究竟有哪些？1954 年度婦工會的年度報告載道：「總裁親臨指導，服務內容：婦幼保健、法律指導、家政講座、各項活動等」。[13] 除上述業務之外，婦工會出版的《婦女之家業務概況》小冊子，還提到手工藝指導、各項競賽與展覽、康樂活動的舉辦等項目。[14] 再配合前述婦女之家空間布局的描述，大致可以瞭解該部門的服務內容與服務對象。

以上敘述很清楚地描繪婦女之家的性質，不過，「婦女之家」的概念究竟來自何處？該部門的英文名稱“Chinese Women’s Club”，很容易讓人聯想是移植自美國的民間社團「婦女俱樂部」(Women’s Club)，雖然美國婦女俱樂部初期的功能是研習、討論文學作品，但中產階層的婦女加入俱樂部之後，俱樂部的性質開始改變，她們關心的事務從家庭、學校到社會福利。[15] 以 1920 年代的紐約市婦女俱樂部為例，該俱樂部提供展覽、活動與會員可以用餐的地方，還運用市府資源作為婦女醫療補助和孩童午餐經費。[16] 無疑的，婦女之家的空間使用與工作項目，與美國婦女俱樂部有異曲同工之處，儘管在婦指會和婦工會的資料中沒有提到美國婦女俱樂部與婦女之家的關連性，受美國文化影響甚深的宋美

37-38。

13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三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15。

14 中國國民黨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女之家業務概況》，頁 4-5。

15 黃文齡，〈一九二〇年代民間婦女社團之研究——紐約市婦女俱樂部為例〉，《新史學》，卷 12 期 3（2001 年 9 月），頁 52-53。

16 黃文齡，〈一九二〇年代民間婦女社團之研究——紐約市婦女俱樂部為例〉，頁 58、73、77。

齡之所以在國民黨的婦女組織下成立“Chinese Women's Club”，很有可能是以美國俱樂部爲藍圖，也希望藉此與世界的婦女組織接軌。

從婦女之家開放外賓參觀即可看出一些端倪，在宋美齡指示下，婦工會不但開放婦女之家供國內各界參觀，也歡迎外賓參訪。根據記載，婦女之家成立以降，先後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報界人士、作家、企業家、政治要人、醫師、觀光團等參觀，他們對婦女之家的服務讚賞有加。[17] 以 1960 年 12 月到 1961 年 3-4 月間爲例，這期間到婦女之家參觀的有「菲副總統馬嘉柏皋夫人，玻利維亞共和國副總統雷欽夫人，紐約卜蘭曼基金委員會主持人卜蘭曼夫婦，每日新聞主筆莫貝來及華僑等七十餘人」，他們認爲：

> 該部舉辦之貧病醫療，家庭訪視，義務接生，保健初生嬰兒成長至六歲等項服務工作，堪與歐美各國之衛生保健設施媲美，備加讚揚，雷欽夫人並謂：歸國後，將仿照創設服務機構，以嘉惠其國內之貧苦婦幼。[18]

由上顯示，婦女之家在服務婦女之外，還具有向國際宣揚臺灣婦女工作的用意；不過，有關外賓參訪婦女之家的紀錄，主要出現在 1960 年代的上半葉，此後就不再出現。

（二）婦女之家的經費來源與支用

令人好奇的是，婦女之家產生自婦工會，該部門的經費

---

17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6；《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2。

18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92。

是否完全由婦工會提供？根據 1954 年度婦工會的年度報告，婦女之家：「籌集經費計新臺幣五十萬元，由財務委員會保管」，[19] 雖然沒有說明如何籌集，但 1955 年度的報告呈現：

> 婦女幹部訓練班各期結業學員，為表示對　指導長擁戴之熱忱，集資於「婦女之家」興建實踐室一座，亦於是日下午舉行呈獻典禮，　指導長親臨接受，並致訓詞「勉勵各同學應盡力為地方服務」。[20]

慷儂也指出「實踐室——是中興山莊婦訓班婦研會各期女學員醵資興建的，代表著中興山莊幾百女同學的革命精神」。[21]

圖三：中興山莊學員在婦女之家呈獻實踐室模型給宋美齡

資料來源：《婦友》，期 17（1956 年 2 月 10 日），內頁。

[19]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三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14。
[20]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5。
[21] 慷儂，〈「婦女之家」服務部開幕紀盛〉，頁 6。

經費除了來自婦女幹部訓練班各期結業學員之外，大致是出自婦工會。至於婦女之家的支用情況究竟如何？根據婦工會 1954 年度工作報告呈現，婦工會對婦女之家原預估的經費是「工作成果百分之九十八，經費支用百分之九十四」。[22] 然而實際運用時，經常超過原本的預估，1956-1993 年間，除 1968-1969、1988-1989 等年度未有資料之外，只有 1957、1960-1961、1964-1967、1982 這八個年度的支用在 94%以下，其中，1982 年度僅支用 9%，據報告所提：

> 本項工作今年度輔導由婦女之家策辦之各種講習，在開源節流之前提下，由學員自給自足，支付必要之費用，而將本項工作之經費移用於其他未列經費預算之重要工作如：輔導婦女團體活動、增進幼兒及兒教育工作等。[23]

這種低支出的現象極爲特殊，主要是婦女之家的講習活動採學員自付方式，始能撙節開支。事實上，其餘年度都超出預估。1956 年度婦女之家的年度預算是 11,800 元，支用達 108.8%，超支的部分移用自輔導婦女團體項下經費。[24] 1958 年度的超支高達 185%，這一年的超支是從輔導婦女團體攝影及訓詞三項經費挪用，[25] 雖然沒有指出超支的原因，但透過報告紀錄似可看出，超支是因爲修建房屋、擴展業務：

> 婦女之家各項服務工作均切合貧苦家庭實際需要，故

[22]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三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14-15。

[23]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七十一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8-39。

[2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19。

[25]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七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6。

> 門診時極為擁擠，尤其注射沙克疫苗因效果良好，有遠自東南部前來就診者，茲為應社會需要，修建房屋擴展業務。[26]

1962 年度也超支 167%，超出原因是「購置婦女之家服務部牙科必須之設備X光透視器」，[27] 由於 1961 年 7 月 1 日到 1962 年 6 月 30 日，婦女之家曾舉辦心理保健及各種康樂活動，原預算爲 17,800 元，在女醫師和國民黨黨友配合下，將節用的經費移作購置X光器材，方才解決超支問題。[28] 1980 年度超出更多，達 188.57%，年度報告對這年度的超支做了清楚說明，指出超支與培養婦女副業生產智能有關：

> 本年本項工作除辦理「電器修護講習」，及輔導各級單位舉辦有關增進婦女生活知能活動等必要支出外，為加強對勞動婦女之聯繫與輔導，特辦理「勞動婦女生活的剖析與輔導」專案調查，故經費不足應用，較原預算超出百分之八八·五七。[29]

可惜該報告沒有提到超支費用從何處補助。但整體來看，各年度的超支不是由婦女團體或康樂活動費用撥付，便是從輔導大專女青年以及舉辦家政講習班、合作托兒所等經費補助。[30]

至於婦女之家的支出到底用在何處？除了做爲醫療服務和舉辦各種講習班之外，有不少是用來服務基層。例如，

26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七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6。
27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一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1-32。
28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一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8-39。
29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六十九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62。
30 詳見婦工會年度工作總報告。

發放救濟金給臺北市各區的貧戶、傳授婦女謀生技能、培養婦女副業生產智能、輔導低收入家庭生活教育等。以 1983 年度為例，在服務各地基層的項目中，包括：

> 一、工作護士全年薪津及車馬費。二、婦女之家保健室舉辦貧病醫療優待服務購置之藥品及醫療器材費。三、協助低收入優秀子弟升學之獎助金、偏遠貧困及急難家戶之救助金。四、舉辦社區低收入婦女衛生教育及技能講習活動之必要費用。[31]

因此，當 1985 年度婦女之家拆除陳舊建築時，只好遣散 4 位工作護士以求收支均衡。[32] 而婦工會的 1986 年度工作報告更具體地記載，在策辦婦女之家服務工作專款「每月固定支援婦女之家日常開銷，支用率百分之百」、在推行基層服務工作專款之開支則「包括業務費、活動費、舉辦醫療門診之費用及女醫師車馬費、護士薪津及車費」。[33] 換言之，婦女之家的支出不但用在各種服務事業、活動費上，還包括員工的薪資。

其實，婦女之家的收支不是只出不進，該機構的餐廳因承租給廠商，所以另有收入，不過，餐廳的租金並不列入婦工會的預算中，1956 年 7 月 24 日，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廿四次幹事委員會議特別討論婦工會經費預算的修訂辦法，即提到：

---

[31]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七十二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43-44。

[32]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七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6-27。

[33]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七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6-27。

婦女之家餐廳部租金應增加一倍，請錢主任辦理。

二、婦女之家餐廳租金，係預算以外之收入，應單獨列賬，毋庸列入婦工會經費預算之內。[34]

儘管餐廳經費單獨列帳，這筆收入仍由婦女之家運用。1957年 1 月 15 日，錢劍秋在中央婦女指導會報告婦女之家的服務工作近況即提到：「婦女之家並無經常費用，服務部一切開支，全靠餐廳租金維持，且修繕費甚大，究應如何設法籌措維持，亟待商榷」。[35]

總之，就婦女之家的性質、經費的來源與使用，大體可以瞭解該部門的工作不外是提供婦女醫療、照顧婦女身體、灌輸婦女衛生知識、輔導婦女就業能力以及改進婦女家庭生活等；相對於以宣揚政黨政策的婦工會，婦女之家則更深入底層社會，以「點」延伸到「線」、「線」發展到「面」的方式去服務婦女。[36] 至於該部門如何展開活動，前面提到的「慷儂」曾指出：「服務部的服務工作，是針對『時』、『地』、『人』、『事』、『物』的需要，隨時舉辦，而且婦女之家的各項業務是「分緩急、度財力、就環境、審時勢，各方面兼籌並顧，斟酌妥善，逐步展開各項業務，完成它的使命。」[37] 婦工會的年度報告也呈現，婦女之家的工作是根據該會的指示，分層、依序地進行。以下針對婦幼醫療保健、社會救濟事業和生活知能建構等三個主軸逐一分析。

34　此處「前主任」是指錢劍秋。〈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廿四次幹事委員會議記錄〉，1956 年 7 月 24 日。

35　〈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廿八次幹事委員及第十一次委員聯席會議紀錄〉，1957 年 1 月 15 日。

36　《自由中國的婦女》，頁 31。

37　慷儂，〈「婦女之家」服務部開幕紀盛〉，頁 6。

二、婦幼醫療保健：從家庭接生到義務門診

婦幼醫療保健是婦女之家最重要的工作，服務部成立不久，婦工會就積極規劃，並指示該部展開各項保健服務工作。醫療保健必須有專業人士指導和運作，因此，婦工會先請中央衛生實驗院院長張智康、護理專家朱寶鈿[38] 等人負責指導，接著聘請醫師吳士卿、朱雁苓、史永貞、何靖，以及助產士黃珍蓉、曹佩珠、馮敏明爲保健室工作人員，分別擔任孕婦檢查、家庭接生、兒童保健等工作。[39] 1956 年度，婦女之家又聘請公共衛生護理專家徐藹諸、陶曾谷[40]（原檔案誤植爲〔穀〕，應是〔谷〕）以及女醫師史永貞、黨員王理璜爲婦女之家保健室顧問，藉此發展衛生保健工作。[41]

爲因應民眾需求與擴大保健服務，1957 年，婦工會與中華民國女醫師協會合作成立健康門診；1963 年，在婦工會支援和協助下，女醫師協會在婦女之家附設診所，以社會服務爲性質，開啓義診活動，專門爲貧病患者治療；1995 年因全民健保的開辦，看診人數大幅減少，聯合診所隨之停辦。[42] 與

---

38 朱寶鈿（1914-2009 年），畢業於北京協和醫學院護理系，是臺灣著名公衛學者，曾任臺北護專教授、校長，被譽為臺灣現代護理鼻祖。

39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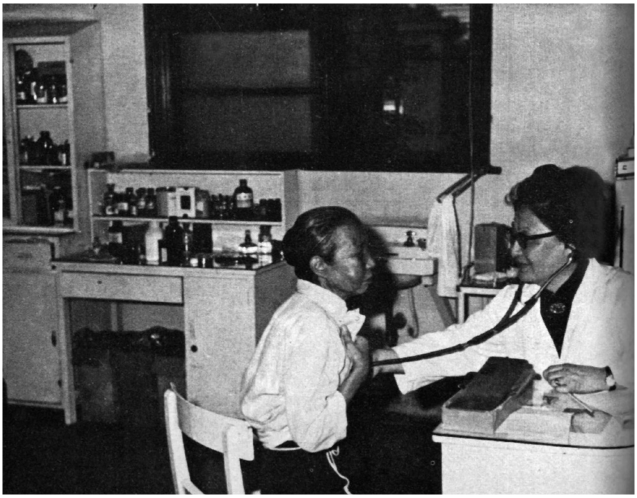
40 陶曾谷係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主任委員蔣夢麟的妻子。陶曾谷之被邀請為保健室顧問，應該與她曾主持臨時傷兵醫院有關。1933 年因長城戰役，不少國軍受創，北京大學教職員成立傷兵醫院，當時校長是蔣夢麟，其夫人陶曾谷負責主持傷兵醫院院務。辛明，〈抗戰時期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http://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16/big5/26.htm，檢索日期：2016 年 5 月 9 日。

41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1。

42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二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女醫師協會合作期間，婦女之家服務部除有樊長松、朱寶鈿等繼續負責保健工作外，還有鄭天蓀、許惠娟、陸瑞蘋、王桃蓀、楊凌芝、汪蓮芳、林彭淑媛等名醫加入。[43] 由於女醫師的長期義診，深受到婦女之家參觀的中外來賓和國際女醫師稱許，1964 年 4 月，美國整形專家莫蘭妮也加入義診行列，在婦女部診所主診兩個月。[44]

圖四：婦女之家服務部義診(右為鄭天孫大夫)



資料來源：《婦友》，期 225（1973 年 6 月），內頁。

74-77；臺灣女醫師協會網站 http://www.tmwa.com.tw/about08.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1 日。

43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89-90；《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三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1-52。

4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92；《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二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74；《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三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1-52。

在婦女之家服務部扮演重要角色的不僅是醫師，還包括護理人員。由於護理工作範圍龐大，婦女之家一方面聘用正式的護理人員，另一方面則提供護生實習，先後有公衛護士訓練班、臺北護理學校和臺大醫學院護理系等校學生參與婦女之家醫療實習工作。[45] 當婦女之家服務部擴大舉辦醫療保健工作後，中華民國護士協會也派遣護理人員常駐婦女之家義務服務，推展貧病醫療及保健工作。[46] 和一般護理人員不同的是，婦女之家護理人員除在保健室工作之外，爲了家庭訪視和基層服務，她們還走入民眾的家和社區。

從前面醫護人員的名單與來源顯示，婦女之家融合了外省籍與臺籍的女性醫護人員，在女醫師方面，由於日本殖民臺灣時期，沒有培養女醫師的教育制度，臺灣女醫師主要來自自費留學，人數非常有限；再根據 1967 年度婦工會對婦女技術人員的調查，全臺自行執業或在各公私立醫院服務的女醫師，共計 99 人，其中外省籍女醫師有 77 人，[47] 因此，婦女之家的女醫師大多是外省籍或來自國防體系；但護理人員則多爲臺籍女性。儘管如此，就婦女之家的服務對象來

45 1956 年度中央衛生實驗院公共衛生護士訓練班全體學員及省立臺北高級護理學校畢業學生，曾輪流至「婦女之家」實習各項工作。而 1960 年度又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系學生四名及臺灣省第四屆公共衛生護士訓練班學員黃淑雲、廖慈馨等前來參加婦幼保健實習工作。《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六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5；《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九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1。

46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六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48。

47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職業婦女〉（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 年 5 月），頁 103-117；《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六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120。

說，這種沒有族群區隔的醫護人員組合，反而有利各族群婦女就診。

醫護人員固然重要，醫療器材或藥品也不能或缺，這部分主要由婦工會購買，但也有外界慷慨捐贈。例如，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對婦女之家保健的服務極爲肯定，該會請陶曾谷代表該會贈送九千餘元的醫藥器材，包括磅秤、接生箱、訪視箱、電煮鍋及藥品等。[48] 另外，醫師與藥房也先後饋贈各種用品，牙醫師朱光潤曾贈送全套牙醫儀器、牙科特效藥，眼科醫師樊長松、華美藥房等則贈送應用儀器及藥品。[49] 直到 1980 年代，仍有民間團體和私人捐贈醫療器材的情形。[50] 隨著醫療儀器與藥品的陸續增添，服務部得以發揮多元的保健醫療工作。

（一）家庭接生

婦女之家服務部的軟硬體設備漸趨完備後，該部開始展開各項工作，其中推動婦幼保健，是服務部的重頭戲，因此，經常舉辦各種與婦幼保健相關的座談會，甚至派員到其他地方辦理座談。1956 年，該部舉辦家庭衛生講座，爲鼓勵婦女

---

48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5。

49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19-23；《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九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1；《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40。

50 溫莎藥廠不時捐贈大量的藥品、獅子會古亭分會曾捐一架牙科的治療臺；到 1980 年，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與趙鴻英捐贈婦科、牙科醫療設備和器材。蕭容慧，〈事業有成，回報社會：女醫師的善心義舉〉，《光華雜誌》，卷 7 期 12（1982 年 12 月），頁 62；〈婦女之家門診收費低廉〉，《中央日報》，1980 年 7 月 5 日，第 6 版。

聽講並廣泛宣傳，講座的內容說明和招生簡章分送給各區義務幹事及婦女團體。家庭衛生講座是系列講演，包括產前衛生、分娩及產後衛生常識、嬰兒飲食、兒童重要衛生習慣、家庭護理技術、兒童安全教育、兒童心理衛生、家庭環境衛生、廚房衛生、急救常識等。針對這系列講座，民眾的反應如何？就婦工會的年度報告記載：「已經開講者有兒童心理衛生講座，聽眾尚稱踴躍，是項講座，對家庭婦女教養兒童，裨益宏大」。[51] 1956 年 6 月 24 日，服務部甚至派員至陽明山黨部舉辦之婦女黨員講習會，講授 4 小時的「婦幼保健常識」。[52] 此外，1956 年 4 月 4 至 10 日，婦女之家服務部還舉辦婦幼保健衛生圖型展覽會，由醫務工作人員當場講解，據載，前往參觀的有二十餘人。[53]

另一方面，為落實對孕產婦的照護，服務部積極展開生育指導，服務部提出家庭接生和家庭訪視這兩項特別服務，根據 1956 年度 2-5 月的婦工會服務工作會報統計：「（一）家庭接生：四男六女共十人。（二）家庭訪視：產前產後及新生兒等共計 346 次。」[54] 到 1957 年，家庭接生達 52 人，產前、產後、新生兒等的家庭訪視則有 2,280 次，較前一年明顯增加。[55] 這些活動主要針對貧困家庭，深受民眾歡迎，因此，婦女之家持續地進行這些工作。不過，家庭接生的服

---

51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5。

52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2-23。

53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5-26。

5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6。

55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19-20。

務集中在 1955 到 1966 年度，此後就沒有家庭接生的紀錄。[56]

爲保護孕產婦及胎兒的安全與健康，婦女之家服務部除如前面所提，透過座談會灌輸相關知識，還舉辦示範性的孕產婦按期接受檢查競賽。例如，1959 年曾發布：

> 凡在四十七年四月至四十八年四月之孕產婦，曾按期接受本部產前產後檢查者均可得獎，在懷孕六個月以前開始接受產前檢查者可得甲等獎品，成績稍差者等級遞降，其餘均給紀念品乙份。[57]

當時參加的有 78 名孕產婦，最後在婦女之家舉行頒獎會，由錢劍秋親臨主持，並由朱寶鈿講解母親在家庭中所佔的重要地位以及頒獎的標準。[58] 次年，這項競賽繼續辦理，除孕產婦之外，還擴大到兒童的健康檢查、預防接種等。[59]

由於婦女之家服務部對產婦照顧地無微不至，接生又順利，民眾紛紛去函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致謝，1956 年該會的會議紀錄中曾載道：

> 最近本會接獲保安司令部職業訓導第一總隊辦公室主任潘良來函略稱：渠眷屬此次娩產，承婦女之家服務部婦幼保健室曹佩珠、馮明敏、李茂英等三位小姐，心靈仁術，熱忱護理，且拒受酬謝，懇請予以嘉許，並對本會服務軍眷，造福人群之精神，致崇敬之意。[60]

---

56 詳 1955-1966 年婦工會年度工作總報告。

57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七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7。

58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七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7。

59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九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0-51。

60 〈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廿八次幹事委員及第十一次委員聯席會

1960 年一位戰士眷屬鄭揚盛也寫信致謝稱：「其妻洪淑雲懷孕三月需要產前各項指導及接生請求協助，除函送孕婦須知及嬰兒保健法外，並通知屏東縣黨部會同衛生院就近派員協助。據復稱派護士兩人負責經常指導並爲接生，現已平安分娩」。[61]

然而，不是所有的接生工作都很順利，只要遇到問題，婦女之家就必須迎刃而解。例如，一位受家庭輔導的產婦劉含笑，第一次懷孕又沒有做產前檢查，臨產時，因高血壓引發難產，幸而護士譚福玲緊急應變，籌資將劉含笑送到臺大醫院生產，挽救了母子性命。[62] 此外，由於產婦的育嬰知識不足，經常出現狀況，據載，一位早產兒因面色發黃、全身紅腫，經婦女之家服務部協助送臺大醫院醫治才康復。[63]

婦女之家如此重視婦女生育問題，該部婦產科是否收費？收費標準又何如？婦產科提供貧困家庭免費接生，一般人的收取費用也十分低廉，只需要 20 元的接生費，而這 20 元包括了產前的孕婦檢查與產後的嬰兒保健；必要時，護士小姐還要到產婦家裡作訪視指導，確保兒童健康直到六足歲。[64]

議紀錄〉，1957 年 1 月 15 日。

61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九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1。

62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九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1。

63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九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1。

64 孕婦產前和產後嬰兒的檢查項目，包括孕婦 6 個月以前，每月檢查一次，6 個月至 8 個月兩週檢查一次，8 個月以後至分娩每週檢查一次。嬰兒出生後 42 天至 1 歲，每月檢查一次，2 至 4 歲三個月檢查一次，4 至 6 歲半年檢查一次。本刊記者，〈婦女之家的醫師們〉，《婦友》，期 38（1957 年 10 月 30 日），頁 9。

（二）義務門診

婦女之家保健室的門診是隨著醫師的進駐逐步開辦，1956 年度，保健室只有牙科、健兒、產前產後三個門診，就診人數約計 2,707 人；其中牙科的設置，是因爲牙齒的健康與婦幼保健有密切關係，再加上女牙醫朱光潤[65] 贈送全套牙醫儀器，且親自在保健室主持牙醫治療工作，還邀約其他四位女牙醫師謝務平、史文瑞、孫祿增、湯素琴，[66] 輪流擔任診療工作，於是 1957 年元月牙科部門得以開張。[67] 女醫師協會在婦女之家設立診所後，門診科別也跟著加增，該年度有牙科、產前產後、健兒、預防、注射、眼科、生育指導等，就診人數則增至 3,231 人。[68]

在各項門診中，到牙科求診的人很多，不但民眾爭相登記，報紙也廣爲宣傳。婦女之家保健室只得從受指導的家庭開始醫治，也就是凡是接受保健室檢查的婦女與兒童的家人，都可登記就診，而且是免費治療；然後，再擴充到參加婦女之家所舉辦的講習班婦女，但這群婦女則需要酌收費

---

65 朱光潤，中央大學牙醫系畢業，後任教國防醫學院，教授「口腔解剖學」和「牙科X光及診斷」，且開設私人診所。李選任，〈遷臺初期在牙科任教的——中大牙科女教師群像〉，《源遠季刊》，期 32（2010 年春季號），頁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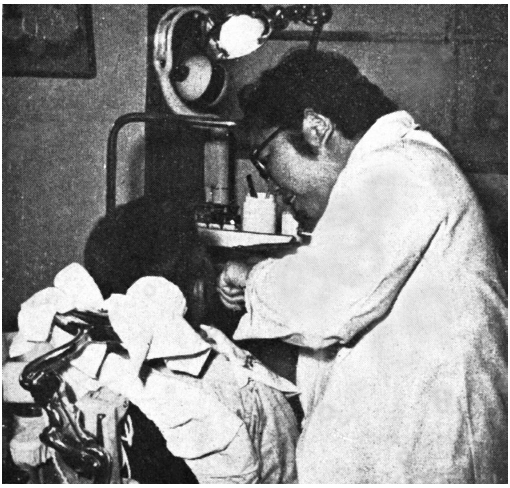
66 國防醫學院從上海遷至臺北時，百廢待舉，經朱光潤、史文瑞、湯素琴、孫祿增及謝務平等女醫師的大力襄助，教學及系務始能順利運作。國防醫學院牙醫學系暨牙醫研究所網站：http://www.ndmctsgh.edu.tw/editor_model/u_editor_v1.asp?id={AADBDBC2-3FF8-4A61-A622-98A253805A90}，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1 日。

67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1。

68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一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2。

用，做爲購買治牙、補牙所需的藥物。[69] 由於牙科門診供不應求，根據 1963 年統計，牙科開診以來，除已經接受治療並痊癒的人不計外，有 513 人登記就診，卻還沒有治療的機會。[70] 除在保健室門診外，有的醫師還外出義診，朱光潤就曾到臺北育幼院、三軍托兒所、育樂托兒所等單位爲兒童檢查牙齒，凡是牙齒有問題的兒童，再函約治療。[71]

圖五：孫祿增醫師正在為病童診治牙齒



資料來源：《婦友》，期 29（1957 年 2 月 10 日），內頁。

---

69 1965 年度婦工會工作報告清楚記載：「茲為鼓勵一般婦女注重牙齒健康起見，凡經本室檢查之產婦在三個月內，來本室治療牙患者，可享免費之優待」。〈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廿九次幹事委員會議記錄〉，1957 年 2 月 27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19-20；《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40。

70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二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75。

71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六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5。

另外，服務部還對該部接生的幼兒做牙齒免費檢查和治療，據載：

> 接生之幼兒現滿兩歲者，約有一百名，經服務部保健家檢查牙齒者已有 70 人，其中三分之一皆患有牙病，已為其按時治療並予以免費優待。[72]

令人好奇的是，何以牙科在婦女之家深受重視？一位採訪婦女之家的記者發現，通常牙齒的醫治非常耗時，但婦女之家的牙科醫師從檢查、治療到修補牙齒，十分有效率；[73] 而牙科醫師又頗有耐性，她們「經常一面工作一面與孩子搭腔聊天，使這些孩子們先撤除了心理上的敵對堡壘，把大夫當做可以信賴的朋友，自然而然地樂於與大夫們合作」，因此，到婦女之家看牙科的民眾很多，特別是病人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兒童。[74]

眼科在婦女之家也頗受重視，自從眼科女名醫樊長松加入門診後，看診的人跟著增多，而且經常提供免費檢查或治療。1969 年保健室護士長與醫師，曾到建成區母親合作托兒所爲 36 位幼童作健康檢查，檢查出罹患砂眼和齲齒的兒童，則交由該室免費治療。[75] 另外，婦女之家推行基層服務工作時，有駐地護士發現松山富臺新村一位 62 歲的貧戶張○○，患有眼疾，便將她介紹到婦女之家的眼科就診，經樊長松檢查後，發現張○○罹患青光眼的左眼，早已失明，而右眼尚可急救，於是樊長松立即將病患帶到自己診所治療，讓右眼

---

72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90。

73 本刊記者，〈婦女之家的醫師們〉，頁 9。

74 本刊記者，〈婦女之家的醫師們〉，頁 9。

75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八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87。

不致惡化。經過治療後，張○○的右眼還能保持視力，至於張○○的所有醫藥費用則全免，並由保健室護士小姐繼續訪視，把張家列爲經常服務的對象。[76]

1970 年代後，爲了讓民眾能事先預防疾病，婦女之家的義務門診增加健康檢查儀器。例如，1971 年，增設心電圖門診，爲貧病患者檢查心臟並醫治，結果醫治了兩千八百多名貧病患者。[77] 1975 年 4 月間，又舉辦「婦女健康檢查」，除義務爲貧苦婦女作一般性健康檢查外，還包括乳癌及子宮頸癌檢查，由女醫師協會醫師鄭天蓀、王桃蓀、季素梅等人擔任主診，約計有 132 位婦女接受檢查。[78] 1978 年 4 月，更因爲《中央日報》短評提出：「加強防治高血壓，維護國人健康」的呼籲，聯合診所爲 30 歲以上民眾免費測量血壓，除增購一座血壓機，還特聘心臟科權威醫師丁農爲醫療顧問，對於輕型患者則提供免費治療。[79]

門診之外，婦女之家的保健室也重視疾病的預防。以小兒痲痺症爲例，在 1955 到 1966 年間，每年約計有 500 人罹

---

[76]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9-40；〈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九屆第八次會議記錄〉，1965 年 1 月 5 日。

[77]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六十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8。

[78] 1977 年，聯合門診舉辦防癌檢查及心電圖檢查，其中防癌檢查以 30 歲以上之已婚婦女為對象，有 452 名婦女接受免費檢查，心電圖檢查則以 60 歲以上的一般民眾為對象，有 42 人接受免費檢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六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48；《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六十六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41-42。

[79] 兩個月內有 650 名民眾接受血壓檢查，結果發現有高血壓的壓患者有 95 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六十七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5。

患小兒痲痺症，是許多家長的夢魘。[80] 爲預防小兒痲痺症，婦女之家特別請小兒科醫師研究預防辦法，最後決定由婦女之家服務部購備沙克疫苗，以最低價格或免費爲一般貧苦幼兒注射，因此，登記注射的人相當踴躍。[81] 以 1959 年的 2-3 月爲例，有 273 位貧苦兒童及軍人子女注射沙克疫苗，每人注射三針，其中全部免費者有 7 人。中央婦女指導會委員也對注射沙克疫苗熱烈支持，建議婦女之家多爲貧苦幼兒免費注射，錢劍秋的回應是：

> 關於廣為幼兒注射沙克疫苗一點，因為沙克疫苗不易大量購買，祇要有辦法，我們都設法搜購，俾盡量為幼兒注射，以預防小兒痲痺症的侵染。[82]

這期間，宋美齡除積極促成振興復健醫學中心的設置，幫助小兒痲痺症患者接受治療外，[83] 1959 年特別撥交華僑祝壽獻金 1,800 元給婦工會，囑咐該款用來購買沙克疫苗，爲貧苦兒童免費注射。[84] 前節提到，婦女之家修建房屋的一項原因，是有民眾遠從東南部前來就診，足見注射沙克疫苗效果良好，深受民眾重視，也因此沙克疫苗的免費注射，持續多年。[85] 婦女之家在小兒痲痺症預防上的不落人後，對最容易

[80] 游鑑明，〈蔣宋美齡創辦振興復健醫學中心：小兒痲痺患者的福音使者〉，《近代中國》，期 134（1999 年 12 月），頁 87。

[81]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六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5。

[82] 〈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四十次幹事委員及第十八次委員聯席會議記錄〉，1959 年 9 月 26 日。

[83] 詳見游鑑明，〈蔣宋美齡創辦振興復健醫學中心：小兒痲痺患者的福音使者〉，頁 88-93。

[84] 該款購買疫苗 6 瓶後，為 11 名貧苦兒童施行注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九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1。

[85] 此外，婦女之家成立 7 週年紀念時，對 1962 年 1 月 16 日後經保健室

感染病毒的貧困家庭，確實有一些助益。

婦女之家服務的對象多數是貧病婦女和貧病家庭，以及少數軍眷，而後來也擴充到參加婦女之家所舉辦的講習班婦女。但該部難道只服務民眾而不爲自己的黨工服務？1964 年度，因爲婦工會各組同仁的建議，該部也把婦工會同仁列入服務，爲他們檢查眼睛與牙齒；1976 年 7 月 1 日，服務部正式擴大爲國民黨黨務工作同志及其眷屬診療服務。[86] 隨著婦女之家保健室的服務擴及到非貧困民眾，保健室的門診人數因此日有增加，且供不應求，前述的記者訪問婦女之家時，便看到「在上班前一小時，門外早已擠得滿滿，特別是夏日午後，才一點鐘便在炎陽之下鵠候。」[87]

嚴格來說，婦女之家的義務門診經營不易，有部分醫療器材、藥物是由女醫師與外界捐贈，經費更是來自各界贊助。前面提到，在婦工會指導下，婦女之家的服務工作不僅是婦幼保健，還包括社會救濟等事業，因此，婦工會無法提供保健室充分的經費，每個月只給予不定額的補助。幸而紐約「美國婦女醫院服務團」每個月贊助 250 元美金，讓保健室有固定金援，此外，社會熱心團體與個人的捐助，多少能幫助義診服務。[88]

從婦女之家的各項醫療服務看來，婦女之家的醫護人員

接生的貧苦家庭嬰孩，給予免費注射沙克疫苗。〈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卅八次幹事委員會議記錄〉，1959 年 4 月 11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七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6。

86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三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4；《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六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5。

87 本刊記者，〈婦女之家的醫師們〉，頁 9。

88 蕭容慧，〈事業有成，回報社會：女醫師的善心義舉〉，頁 62。

在這方面付出頗多，獲得不少掌聲；但令人困惑的是，有許多醫院或診所也在服務產婦和病人，婦女之家的插入又有什麼特別？她們的服務爲何深受稱讚？記者發現：

> 除了工作的方式有婦女之家自己的一套之外，最難得的是八位醫師的服務精神，使婦女之家的婦嬰保健部產生一種異乎尋常的融洽氣氛，使病人不覺得自己是來看病的，更不是接受佈施，倒像回到家中請自己的親人為自己解決苦痛。[89]

此外，一般公立醫院待診時間太長，私立醫院費用太高，相對於婦女之家採取免費或低廉收費方式，以及到府接生的服務，給予婦女在時間、交通、診療上諸多方便，當然獲得不少婦女掌聲。[90] 而掌聲之外，受惠的民眾還以加入國民黨來回饋婦工會，儘管吸收黨員是婦工會的既定目標，但對該會來說，這是意想不到的收穫。[91]

必須說明的是，儘管婦女之家的女醫師深獲病人信賴，她們也具備獨立診斷和醫療的空間，但在組織嚴明的婦工組織下，女醫師必須定期向婦工會回報工作情形，1968 年度的婦工會年度報告記載：「每月定期邀請婦女之家服務部醫師顧問舉行工作會報，研討有關工作之進展等事宜」，換言之，

---

89 這 8 位醫師是婦產科吳士卿，小兒科鄭天蓀，牙科朱光潤、謝務平、謝滿珍、史文瑞、孫祿增、湯素琴。本刊記者，〈婦女之家的醫師們〉，頁 9。

90 《自由中國的婦女》，頁 31。

91 婦工會 1968 年度報告指出：「督導是項工作，除本會全體指導委員外，尚有護理專家朱寶鈿，醫師鄭天孫等切實解決問題，因此是項助人工作，各區人民均置好評；而深受其惠者更深銘感，是以黨友增加，各地區入黨婦女頗為踴躍，對配合發展組織頗著績效。」以上引自《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七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88。

婦工會雖然沒有參與婦幼衛生的實際業務，但卻有掌控權力。

整個來說，無論是家庭接生或義務門診，婦女之家在正式的醫療體制外，開啓了婦幼醫療保健的服務。值得一提的是，該部門的服務者融合了省內、外醫護人員，服務的對象雖然有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黨員或軍眷，主要還是貧困婦女與家庭，而這一點更充分呈現在婦女之家的社會救濟事業上。

三、社會救濟事業：從家庭訪視到地方基層服務

在社會救濟方面，和推動婦幼醫療保健一樣，婦女之家也積極進行，貧病婦女固然是該部門關心的主軸，但兒童與男性同樣受到注意。而且無論個人、家庭或社區都是該部門服務的對象。社會救濟事業主要集中在家庭訪視和基層服務兩方面。

（一）家庭訪視

家庭訪視早在婦女之家成立後就開展，1955 年度的婦工會工作報告曾載明：「凡由婦女之家接生之嬰兒，由該室助產士繼續訪問，注意其健康情形，及指導其飲食營養，至五足歲爲止。」[92] 也就是凡是由婦女之家接生的嬰兒，他們會在婦女生產後，派員到家訪視與指導，並製成個案備查，由於上項工作，頗獲社會好評；身爲婦工會大家長的錢劍秋也很重視家庭訪視，1956 年 3 月 6 日，曾親自偕同「婦女之家」助產士，按戶訪問貧苦產婦王○○、周○○、唐○○及嬰兒，

[92]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5。

並贈送魚肝油精作爲補充營養之用。[93]

家庭訪視也以貧苦婦幼爲服務對象，在婦工會指導下，婦女之家服務部按月舉行家庭訪視的工作會報，檢討工作得失，並提出貧病家庭的個案報告，針對她們的需要給予幫助，且改善她們的家庭生活。[94]

1966 年家庭接生停辦前，婦女之家服務部保健室對產婦的家庭訪視始終不輟，而婦工會的年度報告也記載著各種案例的訪視過程。以產婦爲例，前述的劉○○生產後，因缺乏育嬰常識，服務部的護士等人經常前往訪視指導；並藉劉○○的例子，向一般孕婦勸導產前檢查的重要性。[95]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家庭訪視是針對婦幼做定期訪視，但在訪視過程中，經常碰到其他問題，而這些問題不僅僅是產婦與嬰兒，還包括她的家人，由於這類問題與被訪視對象的健康品質交互糾葛，訪視人員輔導的範圍變得複雜，不是僅限於孕產婦的生育、養育或身體保健，還擴及到孕產婦的家庭衛生、家庭經濟等。據載，1958 年度，婦女之家服務部曾輔導 266 個家庭，每家平均訪視 20 次，一共訪視 2,224 次。結果訪視的護士發現，這些家庭有「缺少保育衛生常識者、缺乏營養而致常患疾病者、家庭骯髒不整潔者或未經預防針注射者」。[96]

面對這些問題，訪視人員究竟如何解決？透過實際個

93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5。

9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19；《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六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4-35。

95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九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1。

96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七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6。

案，得到了一些答案。例如，有的孕產婦除有生育與養育的問題外，還陷於嚴重貧困，極需要經濟援助，護士曹佩珠的個案報告即呈現：

> 退役軍人楊○○，廣西人，四十餘歲，賦閒在家，其妻雖會縫紉，但因技術與態度欠佳，致收入無多，時有斷炊之虞。自四十八年為其接生第三胎嬰兒後，即輔導該家庭革除倚賴性，並介紹工作使其自立謀生，現又為其接生第四胎嬰兒。[97]

護士陳秀芸的個案報告也是：

> 本省籍貧苦孕婦有名劉○前來婦科門診產前檢查後發現，該孕婦有營養不良及貧血等病症，經往訪視其家庭，得悉其夫在臺銀任臨時工友，月入千元左右以維持一家六口生活。因劉○不善管理，以致全家營養不良，常患疾病，曾訪視多次，並指導其如何以最少之金錢購買營養豐富之食物，如何以將每月收入作合理分配開支。又由本室捐贈補血針、奶粉及衣物，由於該家庭能與本室合作，故進步極快。[98]

對這群護理出身的訪視人員來說，這兩位孕產婦的狀況，超出訪視人員的專業能力，但在婦工會的指示下，訪視員不但要照護個案的醫療健康，還要改善她們的現狀，免於生計匱乏，因此，介紹工作和指導理財也成爲訪視員的輔導項目。

還有的產婦則在生產後出現嚴重的疾病問題，例如：

---

97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二年度工作總報告》，頁74-75。

98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二年度工作總報告》，頁75-76。

> 婦女之家服務部保健室所輔導之家庭中有張○○，生育十二胎，自 1958 年 10 月該室接生第十胎後，又連續產生三胎，因子女眾多，訪視員發現她患有神經不正常現象，設法為她做精神治療。[99]

陳富美的個案報告則是：

> 有王○○，自本年二月間在產科門診診治後，於五月六日產男嬰，經十二次家庭訪視，發現問題甚多，諸如：（甲）經檢驗血有梅毒，（乙）缺乏衛生常識，（丙）不注重乳部護理，（丁）懷孕七個月有血壓高現象，（戊）便秘，（己）有蟲牙，（庚）營養不良，（辛）呼吸常感困難，（壬）手指有麻痺現象，（癸）缺乏育嬰常識等。該王○○雖未受教育但肯合作，舉凡以上所發現之問題，經指導和醫療後，各方都有進步，本案仍在繼續管理中。[100]

嚴格來說，如果婦女之家服務部沒有定期追蹤訪視，這兩個案例的疾病很不容易被發現並改善。

在各種個案中，以 1963 年護士傅美雲處理的個案最爲複雜，因爲該案牽涉的不只是案主，還包括她的家人，而且罹患疾病的人也較多。根據個案報告指出，江○年 20 歲，罹患肺結核，但結婚後連生三胎，她的丈夫則有腎臟病，全家靠伯父賣豆漿維生，而伯父也有 5 名子女，十多人處在「經濟拮据、營養欠佳又無衛生常識之情況下」，因此，經常有人生病。服務部訪視四十多次後，江○的肺結核已經治療，

---

99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一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2。

100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三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3-54。

她丈夫也接受手術並康復，家庭環境衛生也有所改進；但服務部仍繼續輔導，並由保健室的醫師顧問們給予 6 項指示：

> （甲）應指導江〇節育；（乙）江〇產後不久應囑其設法有適當之休息，以免再患肺病。關於賣豆漿事，可由其伯父之十四歲女兒幫忙；（丙）應阻止江〇協助其伯父賣豆漿，以免未完全痊癒之肺病傳染給吃豆漿者；（丁）應加強灌輸肺病之預防常識；（戊）江〇與其夫久病初癒，尤應注意營養，現有某不願透露姓名之善士可給與補助，惟須提出有效營養計劃辦法；（己）江〇全家兒童嗣後若患任何疾病時，史永貞大夫願予以免費治療。[101]

這 6 項指示，說明婦女之家服務部非常重視江案，特別是江〇罹患對公共衛生有危害的肺結核，爲防範民眾受到傳染，醫師們阻止江〇協助她伯父賣豆漿；至於保健室醫師顧問史永貞願意提供江家兒童免費治療，則充分展現婦女之家義診的精神。

（二）地方基層服務

婦女之家的工作對象原本以在該部接受義診和接生的婦女爲對象，隨著家庭接生人數的減少，該部的工作逐漸由家庭走向地方基層，正符合前述提到由點、線到面的服務方式。地方基層服務是如何推動？服務人員又是哪些人？

婦女之家隸屬婦工會，地方基層的服務當然由該會規劃，因此，婦女之家進行地方基層服務時，必須透過婦工會，與地方黨部的婦女工作組、婦工義務幹事配合推行。1964

101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三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2。

年 7 月 31 日，婦工會的第 58 次會報即提到：

> 將保健室經常為一般貧苦婦幼服務之項目與內容簡要寫一報告，分送本會推行基層工作督導委員，俾便於與本市基層婦女接觸或訪問時順便介紹保健室服務工作。[102]

1964 年 10 月 13 日，錢劍秋在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 9 屆第 5 次會議也報告道：

> 關於推行臺北市基層工作有如下各事：由婦女之家印製免費診療證，送各區民眾服務站轉給貧苦民眾持證前往婦女之家保健室就診。[103]

這兩項報告，說明婦工會把婦女之家的服務項目與內容簡要撰寫成報告，發給婦工會推行基層工作督導委員；還印製婦女之家服務部醫療優待證給國民黨臺北市黨部十個區民眾服務分社，由這十個分社轉贈貧苦婦孺病患使用。因此，凡是持證到婦女之家服務部、或是由臺北市婦女義務幹事及婦工會聘用在各區服務的護士介紹的貧苦病患，都可以得到免費醫療優待。[104]

此外，爲配合婦女幹部推行基層服務工作，婦女之家服務部於 1965 年 6 月舉行第 65 次保健工作會報，並決議：「嗣後每月舉行推行基層工作會報時，分別輪流邀請本部各醫師向與會之義務幹事與分派各區家庭訪問之護士講解普遍保健常識，俾渠等於家庭訪問時，發現有關健康問題者，即介

---

102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3。

103 〈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九屆第五次會議記錄〉，1964 年 10 月 13 日。

10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9。

紹前來本部保健或醫療。」[105]

由前面顯示，至地方基層服務的人員主要是婦工會派聘的護士和婦女義務幹事。[106] 1965-1966 年，有 11 名護士被分派到臺北市各民眾服務分社，爲讓護士們瞭解工作上的各種問題，曾舉辦爲期兩週的護士講習班。[107] 由於婦工會非

圖六：護士們經點名後分赴各區訪問

資料來源：《婦友》，期 232（1974 年 1 月），內頁。

105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9。

106 1956 年，婦工會指導各種各級黨部，聘用優秀婦女為婦女義務幹事，到 1959 年全省共有 3,366 名婦女義務幹事，她們普遍分布在各城鎮鄉區，推進基層工作，作義務為國民黨服務的示範。錢劍秋講述，《本黨婦女工作》（臺北：實踐研究院，1959），頁 13；到 1979 年，婦女義務幹事達到 8,053 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六十八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10。

107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3。

常重視地方基層的服務工作，不僅培訓護士，通過「婦女之家服務部輔導臺北市基層服務工作實施要點」，每週五還固定約請專家及基層工作人員舉行工作會報，檢討工作報告個案家庭。[108] 例如，1965 年 12 月 9 日，錢劍秋在婦女之家舉辦推行臺北市基層工作第 4 次會報，會中除聽取各區義務幹事及護士工作報告外，並指示各區提出問題的解決途徑和工作重點，會中朱寶鈿則報告今後各區護士工作的方針及建立制度化的重點。[109]

更具體地說，地方基層的服務工作是有系統的推展。以 1967 年度爲例，婦工會是總指揮，該會除聘請朱寶鈿協助指導派駐臺北市十區的護士外，另由婦女之家護士長彭春蘭爲總聯絡人，作爲婦工會各區黨部以及醫務機構間的橋樑，依序進行各項工作，若發現問題，則提出基層工作會報，共同研討解決的途徑。[110]

至於地方基層工作的項目到底有哪些？根據婦工會年度報告，基層的工作與婦女之家爲接生家庭的服務差別不大。除輔導衛生保健等外，還因爲訪視家庭大多生活貧困，基層服務人員必須多重指導。以 1965 年大安區民眾服務分社的個案爲例：

> 貧民○○○來本室婦產科門診檢查，後於五月二十二日上午生產一女嬰。產後經數次訪視，其夫以拉三輪車為生，家境非常窮困，因而產婦患貧血營養不良等

---

[108]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3。

[109]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3。

[110]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六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104。

> 症，產後子宮收縮情形欠佳，女嬰又常有發熱現象，其子又患有牙疾，除由婦女之家保健室捐贈脫脂奶粉、魚肝油丸及嬰兒衣物外，本會（指婦工會）義務幹事為產婦辦妥貧民證，現該產婦免費住市立醫院醫療中。至於其子之牙疾及女嬰之發熱病症，仍由保健室醫師醫療，護士仍在繼續訪視輔導中。[111]

就這個案例的輔導看到，婦女之家服務部不但對這個案例進行產檢、接生，還關注案例本人與其子女的健康，並捐贈衣食等，從事全方位的服務。

再一進步觀察 1966-1967 年度臺北市各區工作指導委員訪問貧戶的紀錄，可以看到交付婦女之家處理的事務，1966 年度松山區有：「貧戶林○○之三女林○○年已五歲，患營養極度缺乏症，……，並由婦女之家贈送高蛋白營養品、麵粉、奶粉等以資救濟，本案仍由婦女之家保健室繼續照顧」、大安區：「貧病青年張○○自民國四十年在臺大三年級時，因患嚴重氣喘而輟學，十多年來，經常在貧病交迫中，……又由婦女之家免費予以醫療，並發給麵粉」、「貧戶王○○，年六十餘歲，一家七口，全賴王○○一人做米花糖維生，生活艱難，……由婦女之家社會支援項下補助臺幣貳百元，另贈送衣服 14 件，及麵粉、奶粉等物，以資救助。」、中山區：「貧戶周○○患眼疾，久治不癒，復以家貧，無力長期治療，經介紹至婦女之家保健室免費治療中」、古亭區：「貧民周○○及黃○○兩戶貧病交迫，無法醫病及生活，請求本會予以救濟，經本會婦女之家保健室予以免費醫療，並分送麵粉、奶粉及衣服等物。」、「據古亭區呈報請救濟案三件，

---

111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40。

經由該區護士耿樂英分別訪問確屬實情，經發給食物及救濟金予以濟助」；1967 年度中山區有：「貧戶劉○等八人貧病交迫由婦女之家診所或送醫院義務醫治」、古亭區：「救助貧病戶周○○、黃○○、楊○○、周○○、劉○等 18 人，分別送往婦女之家診所市立醫院臺大醫院等免費治療及輸血」、大同區「貧戶子女許○○、謝○○患小兒麻痺症，急需醫療及裝置義肢，由婦女之家顧問醫師史永貞協助辦理」。[112]

圖七：臺北市大同區貧民領取衣物

資料來源：《婦友》，期 35（1957 年 8 月 10 日），內頁。

上述的訪問紀實，呈現婦女之家服務部的工作包括醫療援助、金錢與食物救濟。而實際上，派駐各區的護士實際上

112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5-57、59、61；《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六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98、101、103。

所負責的工作不止於此，根據 1969 年度記錄的歷次會議重要決議分錄顯示：

（一）舉辦母親合作托兒所師資訓練班，將於八月五日開始，凡我基層工作人員，不影響工作原則下可以去旁聽。

（二）每次訪視後須寫記錄，記錄要簡單扼要。

（三）報告個案時以家為單位，要將其家庭背景有一詳盡之瞭解及記載。

（四）到基層訪視時，發現貧病婦幼而介紹到婦女之家免費看病時，應囑病人攜帶身分證及印章，以憑報帳。

（五）召開母親會及兒童會時，所選材料要以真正能引起興趣並能實行衛生教育為前提，且工作人員要以身作則。

（六）試圖與開業醫師連繫，藉以調查病患者家庭情況，做為教育對象，並可協助發現個案。

（七）各大醫院舉辦有關護理行政心理衛生及家庭計劃等講座時，本室護士輪流參加聽講並寫心得報告。各護士在基層工作會報時，輪流報告個案及讀書報告。個案報告應選重點報告，至於讀原文書籍時，提出大家一起研究討論並寫讀書報告。

（八）本年度本黨舉辦聯合服務時，基層工作服務人員服務工作，著重於講授個人衛生室內衛生環境衛生及營養與健康之關係等。[113]

---

113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八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88-89。

換言之，各區護士進行家庭訪視之外，還需要參加與業務相關的講座暨撰寫心得、記錄訪視細節、協助病人到婦女之家看診、準備母親會與兒童會的材料、聯繫專業醫師等。這些工作頗爲繁重、瑣細，讓派駐各區的護士分身乏術，因此連袂求去；1966-1967 這兩年度，分別有古亭、大同等區 11 名護士以「家務繁重」爲由呈請辭職。面對護士的離職潮，婦工會只得改聘其他護士，接替遺缺。[114]

然而，婦工會對推行臺北市基層服務工作，並沒有退縮，反而更加擴大服務範圍，甚至與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各區公所合作深入貧困家庭。例如，爲遵循 1975 年度中心任務：「使組織活動深入社會，結合民眾，以增強黨對群眾、對社會的關係與功能」的要求，積極督導基層工作護士配合大專院校學生聯合擴大推行臺北市示範服務工作。[115] 此外，爲達成 1982 年度「切實照顧低收入者生活」中心任務，婦工會更加強婦女之家護士的工作。[116]

只不過，在此一情況下，婦工會如何增加人手？好比，1973 年服務地區增加爲 12 區，分派護士也隨著大幅增加，除原有的 14 名護士外，臺灣省立護理專科學校派出一百多

---

11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3-54；《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六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105。

115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六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9。

116 工作項目如下：(1)提高自強愛國觀念，堅定低收入民眾支持本黨，擁護政府之信念；(2)重視子女教育，融洽親子情誼，增進家庭和諧美滿；(3)指導實踐國民生活規範，改善衛生習慣；(4)協助低收入民眾求學、就醫、就業等項，提高其生活素質，助其邁入小康；(5)指導家庭計劃及保健知識。《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七十一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44-66。

名學生一起參與服務，護士與護生參照臺北市政府所提供的各區貧戶名冊，展開訪視工作。[117] 再者，爲執行 1974 年下半年「輔導籌設母親合作托兒中心、改善家戶環境衛生、傳授貧困婦女謀生技能、輔導社區低收入家庭子女課業」的四項工作，婦工會又特別發動省立護理專科學校學生 40 人，利用暑假期間協助推行。[118]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方基層進行濟貧工作的婦女組織，不僅有婦工會的婦女之家，還包括婦聯會、臺北基督教女青年會等機構；[119] 甚至國際組織或國際友人，也伸出援手。例如，國際友人梅瑞義夫人、孔彼德夫人曾捐贈衣物給貧苦家庭，其中孔彼德夫人更經常有此善舉；臺灣基督教福利會(Taiwan Christian Service)[120] 在 1963 年度贈送婦女之家保健

117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六十二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3。

118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六十三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74-75。

119 婦聯會的工作主要在慰勞三軍，為軍眷家庭服務，解決她們的生活問題。臺北基督教女青年會於 1949 年成立，1956 年發起山胞救濟活動、設立牛奶供應站免費供應附近貧戶，也曾募集衣物賑濟難民。宋美齡，〈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籌備會訓詞〉，引自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編，《指導長　蔣夫人對婦女訓詞輯要》（臺北：出版單位未詳，1956），頁 32；《臺北基督教女青年會：成立三十週年紀念年刊》（該會內部刊物，未載出版時間、地點），頁 13-14；郭書媛，〈跑在前棒的宣教士：李明安〉，收入李安妮主編，《深耕：臺北 YWCA 半世紀的足跡》（臺北：臺北基督教女青年會，2001），頁 55。

120 臺灣基督教福利會(Taiwan Christian Service)是 1954 年由美國基督教國際救濟會(Church World Service)和美國基督教信義路德會救濟會(Lutheran World Relief)聯合組成的救濟機構。最初的工作是將當時美國教會募集來的民生物資發給戰後臺灣的貧民，後來美國國會通過「480 法案」，以剩餘物資濟助貧窮國家，福利會也就順理成章代理救濟貧民的業務，而由臺灣各地教會為物資發放點協助執行救濟工

室醫藥多種，這些物資均由婦女之家轉送貧苦家庭。[121] 此外，婦工會也曾主動請託慈善機構幫忙賑濟，[122] 甚至向國際婦女組織求援，1963 年度婦工會的年度報告寫著：

> 保健室自創辦至今，所管理家庭已有五百多家，除已辦理結案者外，現尚有 288 家，其中赤貧疾病或營養極差者 20 家，擬洽請國際婦女會救濟。[123]

然而，無論這些單位是自行資助或轉交婦女之家代爲救濟，濟貧紓困的目的都是相同；只不過，經由婦工會的運作，婦女之家服務的對象遍及臺北各地區，而且服務的項目不限於救濟，還包括婦幼保健等的改善。除婦聯會之外，婦女之家與教會婦女組織最大的差別是，在服務之外，該部門還有其他任務，婦工會 1957 年度的報告曾記載：「婦女之家對於貧苦婦幼服務工作，積極推行，績效顯著，頗獲社會好評，爲黨建立社會關係，今後應再擴展服務範圍，期收更大成果。」[124] 這段報告清楚說明婦女之家服務貧困婦女的背後，是在爲國民黨建立社會關係。

作。以上說明引自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福利會網站：http://www.tcservice.org.tw/about04.html，檢索日期：2016 年 5 月 28 日。

121 1956 和 1961 年度的婦工會年度報告清楚記載孔彼德夫人捐贈衣物的數量。《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2；《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91；《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二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77。

122 1966 年度，婦工會曾函請基督教福利會核發物品，救濟婦女之家輔導家庭中最貧困而急待救濟之 50 戶，並檢送名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62。

123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二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77。

12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六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4-35。

此外，選舉期間，婦工會必須參與輔選，這項工作向來由該會的第一、二室負責，但隸屬婦工會的婦女之家，也被要求動員她們輔導的家庭參加投票。1957 年 4 月 29 日，錢劍秋向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報告婦工會最近三個月重要工作時，即表明：「派員分赴婦女之家所服務之家庭，勸導選舉本黨提名候選人」。[125] 1956 年度的婦工會工作報告也記載著：「指導婦女之家服務部全體工作人員分別動員經本部輔導之家庭婦女於第三屆選舉市長及省議員時請踴躍參加投票，選舉本黨提名之候選人——黃○○同志等，以期獲得決定性之勝利。」[126]

婦女之家成立滿三十年時，婦工會的報告更明白地指出：

> 因本著為民服務之一貫宗旨，針對需要為臺北市低收入及一般民眾提供多項服務，並隨時代進步而不斷增進更新，從早年之救濟、接生、醫療服務到生活輔導、升學輔導、就業輔導、副業生產、知能講習等，受惠民眾幾近五十餘萬人次，僅長期訪視輔導之低收入家戶，即有一萬九千餘戶，並與婦女之家建立深厚之情感，每逢選舉即主動協助或參與動員工作，向基層為本黨爭取票源。七十五年底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期間組成之動員隊即為一例，為本黨在基層中一支有力之隊伍。[127]

在督導婦女之家加強辦理服務的項目中，婦工會也提到：

125 〈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三十次幹事委員及第十二次委員聯席會議紀錄〉，1957 年 4 月 29 日。

126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2。

127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七十六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8。

「爲配合七十五年輔選動員工作，以平日訪視之家戶爲基礎，動員低收入戶張○○等 468 人協助至各區基層爭取選票，重點支援本黨提名較弱同志順利當選。」[128]

巧合的是，紐約的婦女俱樂部成員實際參與地方政府和聯邦政府的工作，讓婦女關心到家庭以外的事務，包括學習組織、開會、演講、投票等，進而影響公共政策的決定，使婦女可以順利地從「女性」角色過渡到「公民」角色。[129] 無可否認的，這是美國民間社團對婦女的期待，與國民黨策動婦女投票是不一樣的，但也必須承認，受婦女之家服務的婦女，也因此認識政治事務。

總之，婦女之家從保健室走入輔導家庭的家，甚至擴展到地方基層的許多家庭，這背後都有婦工會的設計與安排，婦女之家才能順利進入民眾的家，提供他們各種醫療服務與經濟援助。其中護理人員扮演尖兵的角色，也在婦工會與地方基層之間擔任溝通橋樑，有助於國民黨婦女黨務工作的推動。

四、生活知能建構：從家庭環境指導到家政知識講習

從前述地方基層的家庭訪視可以看到，婦女之家的服務重點包括醫療保健、社會救濟，但除此之外，婦女之家也重視女性生活知能的建構，包括家戶環境衛生的改善、各種家

128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七十六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8-29。

129 黃文齡，〈一九二〇年代民間婦女社團之研究——紐約市婦女俱樂部為例〉，頁 53、56、101-102。

政講習班的開辦和貧困婦女謀生技能的傳授等。

（一）改善家庭環境衛生

1934 年國民政府倡導新生活運動，教導民眾注重紀律、品德、秩序和整潔等，其中整齊、清潔與家庭環境有關，被列爲國民黨婦女工作的重要項目，雖然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不再實施新生活運動；但新生活運動的概念並沒有完全消逝，1953 年，宋美齡提出「切實改善環境衛生」的指示，這項指示明顯出自新生活運動。爲此，臺北市每年舉辦一次「推行改善環境衛生運動」，各機構單位全力配合實施，婦女機構也組織宣傳隊和檢查隊。例如，婦聯會曾到各偏僻街巷和軍眷新村勸導民眾注意環境整潔。[130] 婦女之家成立當年，一樣重視環境衛生的改善，前面提到，服務部舉辦 10 場家庭衛生系列講座，其中，與家庭環境有關的講題有：〈兒童重要衛生習慣〉、〈兒童安全教育〉、〈家庭環境衛生〉、〈廚房衛生〉等。

有意思的是，改善家庭環境衛生的構想挪移自新生活運動，活動名稱與方式也沿用自新生活運動。例如，婦女之家經常開辦母親會和兒童會，教導母親與兒童如何改善家庭衛生。[131] 而根據宋美齡的私人秘書錢用和的回憶，爲倡導新生活運動，1935 年，江西豐城劉氏宗祠的婦女教育館和托兒

130　〈陋巷巡禮記：記本會本年度推行改善環境衛生運動〉，《中華婦女》，卷 9 期 12（1959 年 8 月），頁 7。

131　1956 年，婦女之家利用母親節在仁愛路的空軍眷屬區，舉行母親會，研討改善家庭生活等事項；又於當月舉辦四次兒童會，教導兒童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5-26。

所，把全村婦女組成老母會、少女會、兒童會等，進行各種生活教育；[132] 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婦女指導委員會則發起組織「母親會」，定期舉辦演講會、座談會、兒童健康比賽會、模範家庭展覽會、家庭衛生展覽會、節育與兒童教育討論會。[133] 因此，婦女之家的母親會和兒童會具有歷史淵源。

圖八：婦女之家舉辦母親會與兒童會

資料來源：《婦友》，期 56（1959 年 5 月 10 日），內頁。

至於臺灣的婦女之家如何指導家庭環境的改善？好比，1958 年度，服務部在建國新村舉辦 17 次的兒童會和母親會，主要透過講演教導兒童養成衛生習慣、促進國民健康，其中〈眼睛之保護〉、〈產前衛生之重要〉、〈兒童衣

132 錢用和，《錢用和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頁 27-28。
133 洪宜媜，《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1924-1949)》，頁 224。

服整潔之重要〉、〈養成良好之習慣〉、〈按時睡眠按時起床〉等講題直接與家庭環境衛生有關。[134] 服務部對母親會與兒童會的積極運作，引起各界注意，臺北公共衛生教學示範中心主辦人王惟與實習醫師，曾特別參觀服務部舉辦的母親會與兒童會的工作。[135]

爲鼓勵民眾，婦工會提出家庭衛生競賽的構想，並於 1956 年 11 月訂定家庭衛生競賽標準和辦法，還指定由保健室所輔導的家庭先行參加競賽，藉起領導作用；然後，函請中央衛生實驗院等 7 個單位派員擔任評判。當時參與競賽的家庭主婦有百餘人，得獎者 10 人，頒獎當天特別邀請醫學界權威劉瑞恆[136] 參加，充分顯示婦女之家對衛生教育工作的重視，也因此得到醫界人士的稱頌。[137] 1957 年的兒童節，婦女之家服務部又舉辦兒童衛生習慣競賽，並於 4 月 8 日舉行頒獎晚會，與會的人除三百餘名家長之外，還有聯合國衛生組駐華婦幼衛生顧問羅博兒女士也受邀參加。[138] 由是呈現，婦女之家積極把臺灣促進家庭環境衛生的工作向國際展現。

當婦女之家服務部推行臺北市基層服務工作時，該部爲

---

13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七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6-37。

135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九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1。

136 劉瑞恆（1890-1961 年），哈佛大學醫學博士，是中國近代醫學及公共衛生開拓及發展先驅。

137 錢劍秋在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指出，服務部在經常管理的百餘家中選出 84 家，舉辦家庭環境衛生競賽。〈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廿八次幹事委員及第十一次委員聯席會議紀錄〉，1957 年 1 月 15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1。

138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2；〈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三十次幹事委員及第十二次委員聯席會議記錄〉，1957 年 4 月 29 日。

加強各區舉辦母親會及兒童會，特別擬訂「婦女之家服務部輔導臺北市基層工作人員加強舉辦母親會及兒童會實施要點」，並將實施要點檢送臺北市各區民眾服務分社及衛生所協助辦理。[139] 爲配合這項措施，派駐各區的護士把母親會、兒童會帶進社區。例如，1967 度古亭區的派駐護士，在該區舉辦 8 次母親會，並以 8 週爲一期，講授營養與健康，以及個人保健、環境衛生等常識，結業時，贈送每個家庭 1 個急救盒。舉辦母親會的同時，該區也開辦兒童會，使母子同受衛生健康教育。[140]

根據指示，護士們必須把在各區貧戶觀察到的家庭環境問題呈報婦工會，並交由該會處理，但婦工會是否能切實回應？1966 年度婦工會年度報告曾記載：

> 督導推行臺北市基層工作本會聯絡同志分別洽辦各該區護士所提出之貧戶區裝置自來水，興建公廁等各種問題。[141]

其中，大同區文昌里能在 1966 年 5 月裝置自來水，便是婦工會洽請臺北市自來水廠完成。無疑的，這項服務讓國民黨打入基層。[142]

除了會報婦工會外，婦女之家也能自行處理問題。例如，1965 年，服務部保健室護士馮明敏在進行接生和家庭訪

---

139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六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106。

140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六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101。

141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4。

142 根據婦工會當年度報告記載：「里民衷心感激本黨為民服務之熱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60。

視工作時發現，建國南路一帶違章住戶的衛生環境極差，數十戶家庭沒有廁所，大小便都隨意倒在門前的水溝裡，於是函請臺北市水肥處理委員會協助解決水肥問題，以及環境衛生的改善，之後，該委員會回覆：「經於九月中旬每日派車前往處理該處水肥問題」。[143] 這件事呈現婦女之家的護士能直接並果斷地服務民眾，更重要的是，在醫療衛生之外，她們參與了公共政策。

1967-1968 年間，婦女之家又發動家庭生活革新工作，進一步展開各種與家庭環境衛生有關的工作。根據婦工會年度報告，1971 年度，婦女之家曾分區召集主婦，舉行 80 次的家庭生活革新研討會。[144] 不過，明確的措施和具體行動出現在 1972 年度的報告中，在婦工會督導下，婦女之家接受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家戶服務工作，在該局指定的古亭、建成、雙園、龍山等不合作區，先行試辦；接著訂定「社區家庭生活革新實施要點」、「工作進度」與競賽項目等，並積極展開工作。[145]

社區家庭生活革新工作的主旨是：「輔導家庭主婦養成整齊清潔習慣，做到遵守禮節行動，以促進身心健康而達到現代化生活」，因此，工作的重點是向各區婦女講解衛生習慣、改善家戶個人與環境衛生，並輔導主婦「由自己做起，

143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2；〈建國南路一帶衛生環境太差〉，《中央日報》，1956 年 8 月 3 日，第 3 版。

14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六十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8。

145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六十一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8-59。

作家人示範，向社會發展」。[146] 爲切實執行工作、投入的人力相當多，包括動用婦女之家服務部全體護士與臺灣省立護理專科學校夜間部實習學生一百餘人，分區主持輔導工作，並選擇「試辦區」內民眾家庭，每二十戶編成一個「工作組」，每組各設組長一人，負責推動督導該區改善家庭環境衛生任務。此外，無論工作步驟或工作進度都做了縝密規劃，

圖九：參觀家戶衛生模範戶

資料來源：《婦友》，期 225（1973 年 6 月），內頁。

146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六十一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9。

從 1971 年 11 月到 1972 年 6 月，共分四期舉辦家庭訪視，每期分配 500 戶，四期合計 2,000 戶，逐戶訪視並召開主婦工作研討會 52 次，參加者約計一千八百餘人，選舉小組長及模範戶，模範戶要互相觀摩。之後，由婦工會指導委員分別到各社區評定優劣，績優者給予獎勵；此後仍由婦女之家護士繼續追蹤輔導，長期保持成果。[147]

這段期間，除輔導社區家庭重視清潔衛生之外，婦工會是否做示範服務？張白璐的〈臺北市婦女向髒亂進軍〉一文描述道：

> 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到三十日，臺北市各區偏僻地帶，平日很少人去的地方，在這十天當中，早晨九點不到便有幾十位穿著整齊樸素的太太小姐們，聯袂而來向這些地方一家家進去拜訪主婦們，看見她們家裡地上有垃圾，立時拿掃帚幫她們掃掉，看見傢俱上有灰塵，立刻拿起抹布代為揩擦，並且告訴她們：「最好每天把家內戶外的環境都打掃乾淨，傢俱也擦拭整潔，尤其是廚房和廁所，更要特別注意，家裡和戶外環境衛生是最要緊的。[148]

而這些太太小姐是誰？她們是臺北市黨部的義務婦女幹事和婦女之家服務部的隊員們，在國民黨市黨部指示下，大約有三百多人，分成 10 個隊，以 10 天爲期，到臺北市 10 個最髒亂的地區服務，例如，古亭區漳州街 120 巷、延平區涼

---

147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六十一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9-60。

148 張白璐，〈臺北市婦女向髒亂進軍〉，《婦友》，期 171（1968 年 12 月 10 日），頁 6。

州街 134 巷等都被視爲髒亂地區。[149] 服務隊在這些地區幫忙主婦整理環境和家內戶外的整潔，且以訪問、宣傳、勸導和聯繫四個步驟展開服務。[150] 由於服務隊面對的不只是主婦，還有兒童，有的服務員藉此召開兒童會，向兒童們講解衛生常識和生活習慣，並且張貼了各種清潔衛生的標語和漫畫，讓兒童們容易懂得衛生知識。[151]

圖十：古亭區婦女大掃除

資料來源：《婦友》，期 171（1968 年 12 月 10 日），內頁。

無疑的，國民黨市黨部對維護社區環境清潔工作，花了不少心力，但民眾是否認同這類行動？當市黨部邀請市衛生

149 張白璐，〈臺北市婦女向髒亂進軍〉，頁 6。
150 張白璐，〈臺北市婦女向髒亂進軍〉，頁 6。
151 張白璐，〈臺北市婦女向髒亂進軍〉，頁 6。

局、清潔處、警察局，以及參加服務的婦女代表三百餘人，在婦女之家禮堂召開環境衛生工作檢討會時，市黨部總幹事周靜仙感慨地說：

> 這一件工作，看起來似乎非常容易，實際上姊妹們服務時，有時得不到市民的合作，是很困擾的，譬如在龍山區，有一位居民，當工作人員去訪問並服務時，他們表示自己的事用不著別人來管而加以拒絕，我們的姊妹們雖然嚐到閉門羹的味道，但仍然以笑臉去接受冷漠的面孔而決不氣餒。等到走進其他人家的時候，情形卻大大相反，那些居民十分感動，不斷的謝謝和感激，連聲的「對不起」。並且說：「我們今後一定會切實注意」。究竟像前者乃是極少數，但我們工作人員必須要有極和藹的態度和容忍的美德，確實大部分家庭主婦都能由被動變成主動，姊妹們以一顆熱忱的心，收到工作上的效果，這也是大家辛苦所得的安慰。[152]

這段話說明，要在積弊甚深的社區進行環境衛生工作，並不是那麼容易，必須採用更多的耐心和熱誠去改善。

（二）家政知識的建構

婦女之家成立後，透過服務部舉辦各種家政講座或講習班，講座內容包括兒童保健、家庭衛生、護理與醫藥常識、家庭副業研究、營養與烹調、家庭管理、家庭園藝、家庭環境佈置等。[153] 前三項已經在前面章節討論，此處只針對家

---

[152] 張白璐，〈臺北市婦女向髒亂進軍〉，頁 6。

[153] 楊百元，〈孕婦的好友〉，《婦友》，期 58（1959 年 7 月 10 日），

庭副業、烹調、家庭管理等家政講習進行探究，同時，根據受家政訓練的對象，分成兩類：一類是來自大專院校的女學生，另一類是一般婦女。

1.大專院校學生的家政講習

爲輔導各大專院校女生「利用暑假期間研習家政知識與技能，俾有助於改良家政起見」，1962 年度，婦女之家舉辦爲期 8 週的家政講授班，聘請國防醫學院教授劉錫恭、中西烹飪補習班主任陳明潔等擔任講師，講授兒童行爲、家庭管理、婦幼衛生、烹飪技能、縫紉技能等科目，當時參與講授班的大專學生有 55 位。8 週訓練結束後，由錢劍秋親自主持結業典禮，並舉辦成績展覽，展示學員學習期間所製作的紙花、中西服裝等八十多件作品，並由同學們親自烹飪中菜，招待教師與婦工會的黨工們。[154] 顯示婦工會對大專生家政講習的重視。

不過，家政講授班的開辦除了傳授家政知識與技能之外，婦工會還試圖拉攏學生，讓她們認識國民黨，並成爲國民黨的一員。吸收黨員是婦工會的主要工作之一，女學生也是該會極力爭取的成員，因此，婦女之家提供給大專學生的家政講習，成爲拉攏黨員的管道。1962 年度婦工會的年度報告記載著：

> 學生多數係海外僑生及臺籍女青年，1962 年，經八週學習，在家事方面獲益頗多，對本黨瞭解亦因之加深，結業後均爭取為黨友或加入本黨，以此聯絡海內

頁 18。

15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一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3。

外女青年改善家庭生活及擴充本黨社會基礎深具績效。該班學生結業後經常與本會聯絡，尤以接受本會號召配合推行服務工作，情感極為融洽，誠為一股可以運用之新生力量。[155]

1963 年度，婦工會又舉辦 8 週的家政講習班，師資陣容更加龐大，主要聘請師大家政系主任楊希賢及該系教授黃媛珊、王秀蘭、張懷敏、涂夢俠、施素筠等擔任講師。講習班結業時，婦工會特別印製同學錄，提供往後通訊聯繫，並徵求 4 位僑生入黨，其餘同學則爭取爲黨友。[156] 其中，僑生更是該會積極爭取的對象。例如，1964 年度有 150 人參加家政講習班，僑生就有 131 人，多達參加人數的三分之二。[157]

圖十一：大專女生學習家政

資料來源：《婦友》，期 85（1961 年 10 月 10 日），內頁。

[155]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一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3。
[156]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二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78。
[157]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三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4。

且不論，婦工會舉辦家政講習班具有延攬黨員的目的，接受講習的成員是如何看待講習活動？1964年8月，參加家政講習的范允和特別寫出她學習麵食製作的心得。她指出，參加訓練班之前，她對於如何做麵食並不是一竅不通，但是「總做不好，會捏餃子了，又不會調餡；會做包子了，又不懂醱麵」，經過一星期的實際訓練，有了不少收穫，並學到做麵食、煮麵食的種種秘訣。從她的描述，看到學員們歡喜學習的一幕：

> 「婦女之家」每天下午都洋溢著愉快的氣氛，大家邊談，邊學，再等著吃自己親手搞出來的傑作，最後再帶一包醱好的麵或切好的麵條回家去，每個人一文不花，學會了技巧不說，還有點心吃，甚至還有東西可帶，真是皆大歡喜。[158]

2.一般婦女的家政講座

與大專院校的家政講座相較，提供給一般婦女的家政訓練班或講座，起步得更早。婦女之家服務部成立那年，該部即以「爭取勞務外匯及充裕家庭經濟」爲目的，先後舉辦縫紉班、結織髮網訓練班、旗袍縫紉班。[159] 縫紉班舉辦4期，結業學員有148人，結業後多數能承製服裝，增加家庭收入；之後又開辦三期初高級縫紉班，結業學員有 87 人，服務部

---

[158] 范允和，〈大專女生家政講授班剪影〉，《婦友》，期122（1964年10月31日），頁5。

[159]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26；《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六年度工作總報告》，頁95。

分發她們到各地區舉辦縫紉班，廣為傳授手工藝技能。[160] 髮網訓練班則舉辦兩期，結業學員有 59 人。[161] 凡是在結織髮網訓練班結業而成績優良的婦女，大多被推薦去當講師。例如，到臺北市動員局眷屬區、臺北縣等處教授髮網訓練班。[162] 而旗袍縫紉班曾輔導結業學生羅明貞開設莉莉時裝社，因為收入豐富，引起婦女濃厚的學習興趣。[163] 從中可以看出，提供給一般婦女的家政訓練班，不僅培養婦女手藝技能，也造就一群技藝老師。

圖十二：婦女之家舉辦髮網班

資料來源：《婦友》，期 25（1956 年 10 月 10 日），內頁。

160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七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7。
161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0。
162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四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0。
163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五十六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95。

由於家政講座辦得頗有口碑，婦女可任意選擇一項或若干項報名參加，因此，每次聽講的婦女，以家庭主婦最爲踴躍。婦女之家門前經常擠滿了人群，許多陌生婦女也因參加講座成爲好友。[164]

在各種家政講習中，婦女之家舉辦的家庭電器修護講習，最受婦女歡迎。之所以辦理這項講習，婦工會的 1975 年度報告指出：

> 社會進步，家庭日用器具多趨於電器化，由於工資高昂，日用電器修理及保養問題常困擾一般婦女，因此家庭日用電器的修理保養知識與技術，對婦女便成為應時之需，今後傳授婦女生活技能，應將家庭電器修護講習同時並列，推廣舉辦，既傳授婦女家庭電器保養修護技能，進而更可開拓婦女就業機會。[165]

家庭電器修護講習在 1975 年 5 月 20 日首辦，由婦工會和省婦女會合作舉行，爲期三週，參加學員有 23 位；雖然該講習是初辦，因爲一般反應很好，婦工會決定繼續推廣舉辦。[166]

1976 年度，在「對婦女同志需實施後方勤務訓練」的中心任務要求下，積極督導籌辦合於時代及特殊效用之婦女生產技能。婦工會認爲，婦女家庭電器用品修護講習」的辦理不但切中現代婦女的需要，也在培養婦女承擔戰時後方勤務工作的人才，因此，婦女之家與省立臺北工專建教合作中心合作辦理「婦女日常家庭電器修護講習班」高級班二期，學

---

164 楊百元，〈孕婦的好友〉，頁 18；范允和，〈大專女生家政講授班剪影〉，頁 5。

165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六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8。

166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六十四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58。

員均具高中以上程度。[167] 由於上課地點是在有完善電工設備的工專建教合作教室，學習環境優良，學員的學習情緒也很高，很少有人缺課現象，學員學習效果比在省婦女會初辦時期更加提高。[168]

圖十三：家庭電器修護講習班

資料來源：《婦友》，期 300（1979 年 9 月），內頁。

1976 年元月起到 1979 年 7 月，由婦女之家的服務部門開辦家庭電器修護講習班，三年間共舉辦了 9 期，學員將近 300 位；1980 年 5 月又在臺北工專開課。再訓練 30 位學員，參加者踴躍，可惜限於名額，多人向隅。[169] 家庭電器修護

167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六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5-37。

168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六十五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5-37。

169 鮑曉暉，〈家庭電器修護班〉，《婦友》，期 310（1980 年 7 月），

講習班的課程非常緊湊、紮實，授課時間，每期定為兩個月，每週上課 3 次，每次 2 小時；講習對象是 18 歲到 45 歲的婦女。[170] 課程內容則分為專業與實習兩科目。專業科目講習時間為 12 個小時，有電工常識及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實習時間有 32 小時，舉凡電燈路線、雙向電燈開關線路的配置，以及各種電器用品的檢修或調整等，都列為實習項目。[171]

據《婦友》月刊記者的報導，參加 1975 年 8 月 29 日開辦的講習班學員共有 18 位，她們分別來自各行各業，有「專任」家庭主婦、護士、會計小姐、大學助教、電信局話務小姐、剛離校的大學畢業生以及各機關的職員和幹事，她們只要繳 300 元材料費。[172] 除了社會一般婦女，也遴選自各省級單位，義務為黨服務的績優婦女黨工參加，她們的學費、材料費都由婦工會供給。[173]

家庭電器修護講習既然深受各界歡迎，學員們又如何表述她們的看法和學習經驗？1977 年 5 月，參加講習的謝百合寫下她的學習心得：

一進修護班不久，老師開始教導我們使用數樣簡單工

頁 26。

170 〈婦女之家舉行家庭電器講習〉，《中國時報》，1976 年 3 月 20 日，第 6 版。

171 講習課程包括：電的產生、電的傳輸、零件認識、歐姆定律、「並聯」及「串聯」的概念、室內配電、用電安全、三用電表使用、電器用品原理及檢修、漏電之檢驗等；至於電器用品的實習則有日光燈、電爐、電鍋、電熨斗、電扇、果汁機、洗衣機、煤氣爐、抽風機、電唱機、收音機、錄音機、電視機等的保養等。本刊記者，〈學以致用的家庭電器修護班〉，《婦友》，期 255（1975 年 12 月），頁 7。

172 本刊記者，〈學以致用的家庭電器修護班〉，頁 7-8。

173 鮑曉暉，〈家庭電器修護班〉，頁 26。

> 具，利用尖頭鉗或平頭鉗夾住電線，以斜口鉗剝線，再以電烙鐵銲接。初開始，剝線時不是剪斷心線就是將多心線剝成少心線，或在銲接時手被燙得起了泡，經多次練習後，三十二心線，總算能心心出現，並能以少量錫銲牢線接點，心中真有無限的喜悅。原本以為這是男人才能做的工作，現在我們這四十位女生也都能得心應手，每個人臉上都綻開了得意的笑容。[174]

對學員來說，牝雞也能司晨固然讓她們興奮，但最大的收穫莫過是，這些電器用品透過她們的手而產生作用的那一刻。謝百合記得，當學員將數樣零件銲接於多孔板上成一擴音器後，再把電源接上收音機而發出音響時，每一位學員都雀躍歡呼。[175]

另一位學員謝淑珍也細膩地描繪上課的情形：

> 學習過程真是苦樂參半，老師教學認真，小至斷線的焊接，都必須按照正統的作法，不得有一絲一毫馬虎，要求非常嚴格。再有課堂中突發爆炸聲響，讓人心驚膽跳，原來是老師警告我們線路錯接之危險信號，強迫接觸一一〇伏特電源，是所謂「與電做朋友」的必經過程。家庭作業，每每折騰我到三更半夜；從簡單的「剝線」技術、「接線」技巧，以至電子板「焊接」技能，都必須反覆的做到熟練為止。有時手指起泡甚或被電熱鐵燙傷都在所難免，雖然辛苦，但我樂於接受，因為這是難得的學習機會。如此良好師資，

---

174 謝百合，〈電器修護學習心得〉，《婦友》，期 281（1978 年 2 月），頁 14。

175 謝百合，〈電器修護學習心得〉，頁 14。

配合完善的學校設備，是夢寐所求，期盼已久的，我必須好好地把握，竭盡所能的認真學習。[176]

謝淑珍的認眞學習，無怪乎讓她在結業時獲得「特別勤奮獎」。[177]

有意思的是，1977 年婦女之家積極倡導「齊家報國運動」，把家庭副業列爲指導婦女齊家的工作之一。[178]〈家庭電器修護班〉一文直接地表明：

婦女工作會辦理「婦女電器修護講習班」，不但使我婦女同胞獲有技術之益，同時也接受「齊家報國」的體認，而締造美滿幸福家庭，和和諧的社會關係，使我們的國家永遠是安和樂利的國家。[179]

謝淑珍也呼籲：「今後，我們願將所學技能，推展到桑梓里鄰，奉獻出我們所獲得知識於社會，使開出燦爛花朵，名符其實地實踐『齊家報國』運動」。[180] 顯示婦女之家對婦女生活知能的建構，多少是配合當時國民黨的婦女政策。

除此之外，隨著社會不斷進步，婦工會爲了「使婦女能學習各種切實有用之知識，以應現代生活之需，達到增進婦女知能，提高婦女生活水準」、「因應民眾生活水準提昇之需求，展開舉辦婦女生活知能講習，社區婦女聯誼活動，以開拓工作領域，展開結合婦女工作」等目的，[181] 該會不但

---

176 謝淑珍，〈家電修護班結業有感〉，《婦友》，期 323（1981 年 8 月），頁 26。

177 謝淑珍，〈家電修護班結業有感〉，頁 26。

178 游鑑明，〈臺灣地區的婦運〉，頁 496。

179 鮑曉暉，〈家庭電器修護班〉，頁 26。

180 謝淑珍，〈家電修護班結業有感〉，頁 26。

181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七十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8-39；《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七十六年度工作總報告》，

對講習內容與題材審慎選擇，在 1980 到 1992 年代舉辦多元的講習，讓婦女學習的知識更加廣泛，不限於家政，還包括婦女知能的成長。例如，配合提倡婦女正當休閒活動，推行婦女手工藝副業生產；配合所得稅的申報，則開辦稅務講習。[182] 另外，還開設瑜伽健身、英日語、毛衣編織、插花、美姿美儀、珠寶鑑定、書法、外丹功、美術等講習班。[183] 而這些講習經常座無虛席，甚至應婦女要求加開講習期次。[184]

家庭訪視和走入基層家庭是婦女之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如前面的敘述，因此到 1980 年代經常結合社區辦理家政講習活動，參與講習的婦女來自各階層。例如，婦女之家曾與臺北市城中區華幸、幸市兩社區合辦編結及插花講習二班，藉以增進鄰里婦女情感，充實社區家庭婦女休閒生活。[185] 1983 年度，工作護士為加強與鄰里長的聯繫訪問，協助辦理鄰里社區婦女才藝技能講習，有編結、稅務、插花、烹飪等 198 班次，參加婦女共 5,631 人。[186]

由於婦女之家舉辦的婦女生活知能講習，能切中婦女的興趣，吸引各階層婦女參與和學習，講習會不斷擴大辦理，參加人數、次數也顯著增加。但就同前面提到，婦女之家推動的婦幼保健、家庭訪視或地方基層服務，對民眾帶來不少助益，但也配合婦工會的政策，進行國民黨黨員的吸收，藉

頁 28-29。

182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七十一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8。

183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八十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8；《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八十一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7。

18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七十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8。

185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七十一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39。

186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七十二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44。

此強化黨的政治勢力，家政講習舉辦的另一個目的，也是如此。1987 年度的年度報告提到：「將參加婦女建立卡片資料，經常聯繫，成爲另一支可觀的婦女外圍力量」，[187] 就是最好的證明。

總之，在婦工會的策劃、督促下，透過家庭環境指導與家政知識講習，婦女之家走入家庭、社區，一方面指導家庭及其周遭的清潔衛生，一方面教導婦女各種生活知識與技能，讓婦女提升生活品質、改善家庭經濟，有的婦女則因爲具備一技之長，改變了身分地位，從家庭主婦轉變爲職業婦女。

五、結　論

1998 年，婦女之家吹了熄燈號，結束 42 年該部門服務婦女的工作。《中國時報》的「財經焦點」版曾以〈支應資金調度，國民黨出售黨產〉標題，指出國民黨因金融風暴波及，出售了婦女之家。[188] 對這項報導的眞僞，此處不做評論，但早在 1985 年，婦女之家就因爲場地陳舊、狹窄，出現業務無法施展的問題；而當 1987 年 7 月政府宣布解嚴後，對婦女之家的存在與否更是雪上加霜。就後者來說，解嚴放寬了人民團體的設置，自發性的婦女團體大幅增加，臺灣的

---

187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七十六年度工作總報告》，頁 28-29。

188 根據《中國時報》的報導：「由於金融風暴重創國內經濟，……預估今年民間對執政黨的捐款將大幅萎縮，國民黨為了支應資金所需，近日出售臺北市青島東路婦女之家、林森南路文工會大樓兩筆黨產。」〈支應資金調度，國民黨出售黨產〉，《中國時報》「財經焦點」，1998 年 11 月 1 日，第 6 版。

婦女工作不再以國民黨的婦女組織為馬首是瞻；另一方面是，在 1987 年國民黨的十三全會中，黨員對婦指會、婦工會提出強烈批判，向來主導婦工會政策的錢劍秋就在次年卸任。[189] 1992 年，國民黨成為人民團體，附屬於婦女之家的婦工會更無舉足輕重的位置，婦女之家也順勢劃下休止符。

無論如何，從婦女之家的成立到結束，這個部門是因應國民黨婦女政策而存在，但儘管婦女之家隸屬婦工會，無論性質或工作項目，都不同於強調組織婦女、動員婦女的婦工會，而是以服務婦女、救濟婦女、教育婦女為主軸，在某些層面，反而更接近美國的婦女俱樂部。只不過，美國婦女俱樂部是民間社團，婦女之家來自黨國。嚴格來說，婦女之家的部分工作指標與當下的婦女團體沒有太多差別，但從中可找到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首先，婦女之家透過醫療衛生提供家庭接生、家庭訪視、家庭環境衛生改善的服務，同時，由診療室走向家庭、社區。前兩項服務大多採用免費與義診方式，並以貧困女性、兒童為主要服務對象，甚至擴及到男性家屬。在服務與救濟過程，婦女之家還進行各種衛生與教保常識的指導，婦女會與兒童會的舉辦、家庭衛生競賽，便深具教育意義。但更重要的是，婦女之家的工作人員以女醫師、護士和護生占絕大多數，換言之，為改進醫療衛生，婦女之家重視的是專業人員，而不是黨工。

其次，回顧國民黨婦女工作的歷史，婦女之家對家庭環境衛生的指導，無可否認是受諸新生活運動的影響，而婦女會與兒童會的活動多少也有新生活運動時期的影子；不過，

---

189 游鑑明，〈臺灣地區的婦運〉，頁 511-513。

婦女之家的工作不是完全沿襲過去，該部門插足臺灣公共衛生，固然是黨國的指示，卻也是國民黨成立婦女組織以來的特例。

再次，婦女之家在執行任務和舉辦各種活動的同時，不但宣揚黨國的婦女政策，還拉攏婦女，讓她們成爲國民黨執政的後盾，這群被關照的婦女，不只是貧困婦女，還包括大專女生、女性僑生和一般家庭婦女。回到一黨獨大的時代，這種充滿黨國色彩的婦女服務，實不足爲奇，也是有別於戰爭時期動員婦女的一種方式。但重要的是，就如美國紐約婦女俱樂部，婦女之家讓女性從投票政黨人物中，學習到政治事務。

回到我思考的三個方向，婦女之家是否有獨立自主的空間？在婦工會指導下，婦女之家的工作人員進行深入服務，並挖掘婦女問題，雖然必須回報婦工會或提到會議上討論，但有時工作人員仍有當機立斷的空間，無形中讓女性醫護人員有機會涉足公共事務。在如何跨越族群、階層，走入貧困婦女家庭和地方基層這問題上，婦女之家一方面對貧困家庭採用免費治療和義診制度，另一方面則透過有組織、有計畫的措施服務婦女和社區，這種不分省籍、階層的服務方式，讓該部門能取得民眾信任。再從性別權力關係來看，無可否認的，婦女之家是在父權體制下成立與發展，婦工會扮演著支配的角色，而這樣的權力關係是無法輕易變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婦女之家鼓勵婦女接受各種生活技能訓練，但最終還是在齊家報國，擺脫不了傳統的性別分工。

整體而言，婦女之家存在的 42 年，除了背負著黨國賦予的任務，還具有在地化和國際化雙層意義。在地化是走向

臺北市各社區從事醫療衛生、社會救濟與家政指導等工作，婦女之家服務的內容雖然隨著時代變遷而更新，但走向家庭的服務目標始終不變。國際化則是婦女之家的活動，除部分沿襲新生活運動時期的婦女工作之外，規模與空間設計是仿照美國的婦女俱樂部。同時，該部門從開幕以來，就開放各界參觀，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外賓把婦女之家當作效仿對象，還有外籍女醫師投入婦女之家的義診服務。這種積極邁向國際的婦女部門，在當時臺灣的婦女團體中極爲少有，可惜的是，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9 年中美斷交後，參訪婦女之家的國際友人日漸減少，而婦女之家也在國際婦女界失去光環。但從另一角度來說，因爲婦工會的檔案資料，讓婦女之家不在歷史舞臺上留白；而婦女之家雖然只是婦工組織中的小螺絲釘，透過對該部門的研究，提醒我們可進一步延伸探討國民黨婦工組織的樞紐——婦工會，以及婦工會如何採橫向與縱軸的指導方式，掌控婦女之家之外的其他部門，讓黨務系統的婦女工作一統化。

徵引書目

一、檔案

〈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幹部委員會議第一次臨時會議紀錄〉手抄本。1953 年 12 月 16 日。

〈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九屆第八次會議記錄〉。1965 年 1 月 5 日。

〈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九屆第五次會議記錄〉。1964 年 10 月 13 日。

〈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十七次幹事委員會議紀錄〉。1955 年 3 月 23 日。

〈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三十次幹事委員及第十二次委員聯席會議記錄〉。1957 年 4 月 29 日。

〈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卅六次幹事委員及第十六次委員聯席會議記錄〉。1958 年 10 月 18 日。

〈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廿一次幹事委員／第八次委員聯席會議紀錄〉。1955 年 9 月 16 日。

〈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廿九次幹事委員會議紀錄〉。1957 年 2 月 27 日。

〈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廿二次幹事委員會議紀錄〉。1955 年 10 月 27 日。

〈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廿八次幹事委員及第十一次委員聯席會議紀錄〉。1957 年 1 月 15 日。

〈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廿四次幹事委員會議記錄〉。1956 年

7 月 24 日。
〈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四十次幹事委員及第十八次委員聯席會議記錄〉。1959 年 9 月 26 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年度工作總報告》。1954-1993 年度（中缺 1959 年度、1988 年度）。
〈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幹事委員談話會紀錄〉。1954 年 11 月 9 日。

二、報紙

《中央日報》，1954-1998。
《中國時報》，1957-1999。
《中華日報》，1957-1998。
《婦友》，1954 -1997。
《聯合報》，1954-1998。

三、專書

《自由中國的婦女》。臺北：婦友社，1957 年三版。
《婦女之家業務概況》。該會內部刊物，未載出版時間、地點。
《臺北基督教女青年會：成立三十週年紀念年刊》。該會內部刊物，未載出版時間、地點。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編，《指導長　蔣夫人對婦女訓詞輯要》。臺北：出版單位未詳，1956。
李安妮主編，《深耕：臺北 YWCA 半世紀的足跡》。臺北：臺北基督教女青年會，2001。
洪宜嬪，《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1924-1949)》。臺北：國史館，2010。
錢用和，《錢用和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

錢劍秋講述，《本黨婦女工作》。臺北：實踐研究院，1959。

四、論文

〈陋巷巡禮記：記本會本年度推行改善環境衛生運動〉，《中華婦女》，卷 9 期 12，1959 年 8 月，頁 7。

李選任，〈遷臺初期在牙科任教的——中大牙科女教師群像〉。《源遠季刊》，期 32，2010 年春季號，頁 66-67。

游鑑明，〈是爲黨國抑或是婦女？1950 年代的《婦友》月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9，2011 年 12 月，頁 75-130。

游鑑明，〈蔣宋美齡創辦振興復健醫學中心：小兒痲痺患者的福音使者〉。《近代中國》，期 134，1999 年 12 月，頁 87-114。

游鑑明，〈臺灣地區的婦運〉，收入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 403-554。

黃文齡，〈一九二〇年代民間婦女社團之研究——紐約市婦女俱樂部爲例〉，《新史學》，卷 12 期 3，2001 年 9 月，頁 47-104。

蕭容慧，〈事業有成，回報社會：女醫師的善心義舉〉，《光華雜誌》，卷 7 期 12，1982 年 12 月，頁 60-62、83。

五、學位論文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職業婦女〉。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 年 5 月。

六、網站資料

牙醫學系暨牙醫研究所網站：http://www.ndmctsgh.edu.tw/editor_model/u_editor_v1.asp?id={AADBDBC2-3FF8-4A61-A622-98A253805A90}，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1 日。

辛明，〈抗戰時期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http://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16/big5/26.htm，檢索日期：2016 年 5 月 9 日。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福利會網站：http://www.tcservice.org.tw/about04.html，檢索日期：2016 年 5 月 28 日。
臺灣女醫師協會網站：http://www.tmwa.com.tw/about08.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1 日。

Kuomintang Toward Family: The Social Services of Chinese Women's Club, 1956-1998

Chien-ming Yu*

Abstract

Chinese Women's Club was part of the Kuomintang Women's Working Committee and had to propagandize party-state policies, but this institution also provided a space for women to learn and to participate in various activities. Its goal was to serve women and children in poverty. It also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services, social relief, and home economics guidance. Through these practices, it indirectly encouraged ethnic and class exchanges. Chinese Women's Club was the first "home" (*jia*) specifically designated to take care of women in postwar Taiwan. Unfortunately, scholars of Taiwan history have not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is institution. Scholars studying the women's movement have tended to focus on institutions that advanced women's rights and ignored the role of Chinese Women's Club. This project intends to restore the history of the Women's Club by investigating its establishment, sources of funding, and

*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operations. Most importantly, through researching the operations of Chinese Women's Club, we can understand how its focus shifted from health concerns to family and community, and transformed women's views of their bodies and family lives.

Key Words: Kuomintang, Kuomintang Women's Working Committee, Chinese Women's Club, Social Services